

明 天 劇 叢

I

A·契訶夫著

櫻桃園

焦菊隱譯



明 天 出 版 社

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劇本審查證安劇字第一二三號



35.00

櫻桃園

人物表

郎涅夫斯基太太（柳森芙。安德列那芙娜），地主，
阿妮雅，她的女兒，十七歲

娃爾娃拉，她的繼女，二十七歲

加埃夫（列歐尼德。安德列維奇），郎涅夫斯基太太的哥哥

羅巴金（葉爾莫萊。阿萊克塞維奇），商人

特羅費莫夫（彼得。塞爾戒維奇），學生

西米歐諾夫——皮什契克（波利斯。波利索維奇），地主

夏洛蒂。伊凡諾芙娜，保姆

花西阿道夫（西門。潘琴列耶奇），管家書記

亞莎，女僕

此種著作，男僕，八十七歲

那波利年青的男僕（倫敦與巴黎）（倫敦與巴黎）

羅德夫。得以雷漢，與羅

長車站長（倫敦與巴黎）（倫敦與巴黎）（倫敦與巴黎）

郵政局長（倫敦與巴黎）（倫敦與巴黎）

客人們（倫敦與巴黎）（倫敦與巴黎）

僕人們（倫敦與巴黎）（倫敦與巴黎）

其他技師，戲曲藝文，二十三日

四幕，讀印文景，十士歲

此書大體是之戲劇事故，發生在巴黎夫斯太太的私產櫻桃園別墅裏

人 腳 本

野 林 園

第一幕

一間休息室，從前作過育兒室，可是大家如今還相沿地這樣稱呼它。有一道門通到阿妮雅的臥房。黎明；太陽不久就要上來。已經是五月，外邊的櫻桃樹都開了花，可是滿園子依然罩着一層晨霜，天氣還是怪冷的。所有的窗子全關着。

杜妮亞莎點着一隻洋蠟上；羅巴金手裏拿着一本書，跟着進來。

羅 謝天謝地，火車可算到了。有什麼時候啦？

杜 差不多兩點了。（把洋蠟吹滅）天已經亮了。

羅 你看火車誤了多麼半天？至少也有兩個鐘頭。（打着呵欠，伸着懶腰）看我胡塗不胡塗？我真是胡塗透了。我到此地來，本來是特意要上火車站去接他們的，那知道一坐下，就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多麼荒唐！不過，你應該把我喊醒了才對啊。

我以為你已經去了呢。(注意聽聽外邊)這個聲音好像是他們坐的馬車來了。

(他仔細聽了一下)沒有這騾快；他們還得等着把新犁腰的轡頭出來呢。(話停
 了一下)郎吉夫斯基太太在外圍住了五年，她現在變成什麼樣子，我猜都猜不出來
 了。她是多麼漂亮的一個人哪！待人那麼好說話，心眼兒又那麼好。我記得，從前
 我還小的時候，我父親在這個村子裏，開着一個小舖子，我十五歲的那一年，有一
 天，我父親喝醉了，他一拳頭打在我的臉上，把我的鼻子打出血來。我忘記了我們
 怎麼着就跑到這座園子裏來了，反正總有一個原因吧。那個時候，郎涅夫斯基太太
 還是個姑娘呢，——啊，她那個時候有多麼瘦弱啊，我想起來簡直還是昨天的事
 情一樣。——她把我領到這裏來，進了這間屋子，就是這間育兒室，她帶我到洗手
 盆裏去洗血。『不要哭了，小農夫。』她說，『改天一結婚，就什麼冤屈都可以找
 補回來！』(話停了一下)停，『小農夫！』……我的父親的確是一個農夫，可是
 我呢，現在我已經穿上了白背心，棕皮鞋，很像俗話所說的，廢料也居然做了正樑
 了，我剛剛養了財，手裏有一堆一堆的錢，不過，假如你們再仔細看一看，我不還

不還是農夫推車裏的一個農夫。（翻弄着書齋的紙頁）剛才我就是讀這一本書，

可是連一個字也看不懂；我坐下來剛一念它，就睡過去了。

杜 這家裏這一羣狗，都整夜沒有睡着，它們曉得主人們要回來了。

羅 咳，杜阿莎，你怎麼啦，你都……

杜 我的手發顫；我覺得頭暈得很。

羅 你太講究啦，杜阿莎，原故就在這兒了。你穿得簡直像一位年青的太太麼；再看

看你的頭髮！你不該這個樣子；你得別忘了你自己的身份。

艾 （艾匹阿道夫拿着一把花進來。他穿着一件短上身，一隻擦得亮光光的靴子，走起

路來路跛路跛的響。一進門，他手裏的花就掉在地上。）

艾 （拾起花來）花匠送來的；他說這一把要插在飯廳裏。（把花遞給杜妮亞莎）。

羅 順便給我帶一點麥酒（wine）來。

杜 是，先生。（下）

艾 今天早晨有霜，寒暑表上只有三度，可是你看，櫻桃樹反都開滿了花。我們這個氣

僕，我可真不敢恭維；（太息）哦，這種天氣可太壞了。這樣不正的氣候，對我們一點好處都沒有；我還有一句話，我想你是許我說的，我買了一雙新靴子，只買了兩天，就已經軋吱軋吱叫得叫人受不了了，這我一點也不撒謊。你說我該擦點什麼油就可以不響了呢？

羅 出去；叫我討厭死了。

艾 我天天總得碰上一點倒楣的事；可是你看我抱怨過嗎？從來沒有過；我已經習慣了；反倒能夠笑着臉來忍受了。

（杜妮亞莎進來，遞給羅巴金一杯麥酒）

艾 我得走了（一下撞倒一把椅子）你看見了沒有！（用得意的聲調說）我冒昧說一句，你明白啦，別的事也都跟這個一樣。這真怕人！（下）

杜 葉爾莫萊。阿萊克塞維奇，我告訴你一句實話吧，艾匹訶道夫跟我求婚了。

羅 嘿！

杜 我簡直不知道怎麼辦好了。他是一個很規矩的青年，只是他一談起話來，總叫人聽

真

不懂是什麼意思。他的話都很好聽，也滿都是好意，就是你猜不明白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我倒是很喜歡他。他也熱烈地崇拜我。他是一個最不幸的男人；彷彿每天都得遇上一點事。大家都叫他「二十二個不幸」；這是他的外號。

賦

羅

（注意聽着外邊）聽，這沒問題是他們來了！

杜

他們來啦！啊，我這是怎麼啦！我渾身都冷起來了。

羅

是的，是他們來了，一點也不錯。我們歡迎他們去。我可不知道她還認得不認得我

了。分手已經五年了。

杜

玻璃，我要暈過去了……我要暈過去了！

賦

（外邊傳來兩輛馬向着這座房子趕來的聲音。羅巴金和杜妮亞莎趕快退下。舞台上

空無一人。一會兒，鄰室裏就傳來一片嘈雜聲。費爾斯拄着一根手杖匆匆忙忙橫穿過舞台，下。他剛從火車站接他們回來；穿着一件舊式的硬差制服，戴着一頂高帽

子；他嘴裏自己跟自己咕嚕着，可是所說的話一個字也聽不清楚。最後，鄰室的聲

音愈來愈大了。一個人聲說：「我們從這邊走呢」。跟着，郎涅夫斯基太太進來，

後邊是阿妮雅和夏洛蒂，手裏牽着一隻小狗；這三個人都是旅行的裝束。再後邊是娃爾娃拉，穿着大外套，頭上戴着一條頭巾；還有加埃夫，兩米歐諾夫，皮什契克，羅巴金；杜姆亞莎提着小包和陽傘；僕人們攬着行李。大家橫穿過舞台。

「從這裏走吧。媽媽，你還記得這是一間什麼屋子嗎？」

「郎（一邊擦着淚，一邊喜悅地說）『兒留。』」

「郎（對郎涅夫斯基太太說）你那兩間屋子，一間白天有多麼冷啊！我的手都凍了。」

「娃的，一間淺紫的，還照舊是從前的樣子呢。」

「那我的育兒室啊，親愛而美麗育兒室！這是我幼年睡覺的地方。」

「到這裏來，又覺得跟從前一樣的小河。」

「娃爾娃拉一點也沒有變，她簡直像一個女修道士；我一見杜妮亞莎的面，就還認得是她。」

「加你的火車誤了兩個鐘頭。這你覺得怎麼樣？大家可都是鐘時候等着你來着啊！」

「夏（向西米歐諾夫）『皮什契克』我的小狗吃胡桃。」

皮：「……」其時……奇怪……又回來了。

杜：「險些阿妮亞和杜妮亞莎外，大家都……」阿妮亞……

杜：「你到底可回來了！」（他……阿……雅脫了外衣，摘了帽子。）

阿：「這一路上，我整整有四夜沒有睡了。我凍得要死。」

杜：「你去的時候，正是四旬齋。那個時候地上還有雪，天氣冷得都還凍着冰；可是如今呢！啊……我的親愛的！」（大笑，吻阿妮亞。）我的愉快，我的光明，你知道我怎麼

盼望你來着！喂……我得馬上就告訴你一點事情。我可連一分鐘也再忍不下去了。

阿：「（絲毫不感興趣）什麼，又是什麼？……」

杜：「艾匹訶道夫，就是那個書記，在復活節那個星期裏，跟我求婚了。」

阿：「又是那一套老話。……」（整理自己的頭髮）我的頭髮夾子全都掉光了。（她很疲倦

，疲倦得行立不穩。）

杜：「對這件事我可有點不知道怎麼看才對。他愛我，啊，他有多麼愛我呀！」

阿：「（望着她的臥房，一往情深地）我的屋子，我的窗戶，都使我從來沒有離開過似的

阿 依然還是那個樣子！我又回到自己的家裏來了！明天早晨，我一睡醒，就要到園子裏去跑跑。……啊，只是，只希望能睡得着就好了！我從巴黎動身起，整整一路都沒有睡看過，我太興奮了，太心急了。

杜 特羅費莫夫先生前天就來了。

阿 (愉快地) 彼得嗎？

杜 他正在外邊洗澡房裏呢；他就住在那裏。他不願意住到裏邊來，生怕夾在我們中間招人討厭。(看看自己的錶)我本來想去叫醒了他，可是蚌爾娃拉小姐叫我別去。

「小心別吵醒了他」她說。

杜 (蚌爾娃拉走進來。腰帶上掛着一大串鑰匙。)

蚌 杜叫亞莎，去弄點咖啡來，快。媽媽要咖啡。

杜 馬上就好！(下)

阿 好了，謝天謝地，你可回來了。你現在又回到自己的家裏來了。(撫髮阿雅)我的小孩子又回來了！我的好孩子，又回來了。

阿 我這幾年過的都是些什麼日子啊！

娃 那我都想像得出來。

阿 我是在復活節前一個禮拜離開此地的。那個時候，天氣夠多麼冷啊！夏洛蒂一路上簡直就沒有住嘴，還一直總在變戲法。你們倒是爲什麼總要把夏洛蒂拴在我的頸子

上呢？

娃 那，你總不能一個人出門呀，我的小東西。你才十七歲！

阿 等我們到了巴黎，天氣又那麼冷！地上都是雪。我一句法國話也說不上來。媽媽住在一座大房子的五層樓上。我一進去，看見裏面有一堆法國男人跟她在一塊兒，還有幾位女太太，另外還有一個天主教老神父，手裏拿着一本書；裏邊一點也不舒服。若滿屋子全是菸草的濃煙。我忽然覺得替媽媽難受，啊，難受極了！我就伸開兩隻胳膊一抱，把媽媽的頭抱住，抱得緊緊的，不讓它跑了，媽媽當時一連氣地吻我，底在哭。

阿

假若泣不要說下去了，不要說下去了。

阿 她已經把芒頓 (Mantone) 附近的那座別墅賣了。她什麼都沒了，絕對一點東西都

沒有了；我也連一個科培克都沒有。我們想盡了法子，才湊夠了回家的費用。可是媽媽還是不懂得難處！我們下了火車，在車站上吃晚飯，她點的東西照舊還是最貴的，還賞給每個茶房一個金盧布的小費；夏洛蒂也要這樣。而且耶沙也要了一份。這太可怕了！耶沙是媽媽寵的男用人。我們把他帶回家來的。——

娃 我已經看見這個流氓了。

阿 來，把家裏的一切情形都告訴我！地產押款的利息付過了嗎？

娃 拿什麼付過的呢？

阿 哎呀！哎呀！

娃 這塊地產到八月裏就要拍賣了。

阿 哎呀！哎呀！

羅 (從門邊往裏探望。學着牛叫) 哞——哞——(又走了)。

娃 (眼上還流着淚，可是不禁大笑起來，向着那扇門揮着拳頭) 哼，我真想給他一下

子！

阿（輕輕擁抱娃爾娃拉）娃爾娃拉，她跟你求婚了嗎？

（娃爾娃拉搖搖頭）

阿 既然沒有，我也知道他是愛你的。你們爲什麼不想法子挑明了呢？你還等什麼？我記得這件事不會有什麼下文的。他有很多正事要辦；他不能爲我攪了他的正經事

；這件事他幾乎一點也不上心裏去。這個可惡的男人，我見了他就生氣！大家個個都談我們的婚姻問題，無論什麼人都給我道喜；可是，實際上，一點也沒有那麼一回事；這全是一場夢。（改變了一個音調）你這個別針像一隻蜜蜂。

阿（悽然）媽媽給我買的。（向着自己臥房走去，又像小孩子似的，快活着說）我在巴黎坐過一個汽球，飛到天上去！

娃 你回來了，我夠多麼喜歡，我的小東西，我的小孩子！

（杜德亞莎端着咖啡盞回來，在那裏斟咖啡）

娃（站在阿妮雅的門旁）我整天東跑西跑地照料家裏的一切，我想了又想。我們怎麼

答呢？只要我們能把你嫁給一個闊人，我的心上就可以把一塊石頭放下來了。那我
也就可以退休了，到共輔去，或者到莫斯科去；我要到處去流浪，永遠流浪，流浪
。那可是多麼大的福氣啊！

阿 園子裏的鳥都叫了。現在有什麼時候了？

娃 經過了兩點鐘了吧。該去睡了，我的乖孩子。（一邊隨阿妮雅進到她的臥房裏去，

一邊說）咳，那可是多麼大的福氣啊！（兩人同下）

（耶莎拿着一條肩巾，提着一個大旅行袋上）

耶 （橫過舞台，很橫聲地說）小姐，我可以打這兒過去嗎？

杜 是耶莎啊，簡直認不出是你了。你去了一趟外國怎麼就變得這麼厲害了！

耶 噫呀，你是誰呀？

杜 你出去的時候，我還是這麼大的一個小車呢。（說着用手比劃着高低）。我叫杜

亞沙，是費阿多爾·科左埃多夫的女兒。你不記得我了嗎？

耶 噫呀！你這個小黃瓜！（他往四下裏小心翼翼地望了一眼，然後忽然把她抱住。她

夾褲了個整。把手裏的小碟子摔了一個。耶沙匆匆忙忙跑下去。白白地溜了。

（出現在臥房門口，不高興）「甚麼一回事？人誰都不理，誰都不理。」

（哭泣）「我打碎了一個碟子。」

「不要緊，這是主吉利的。」

（阿赫雅從她臥房裏出來）「真可憐，國王，真可憐，真可憐。」

「我衝去告訴媽媽說彼德來了。」

「我嚇住了他們不要吵醒他。」

（沉思）「爹爹整整死了六年了。他死了才一個月，可憐的小格利沙就在河裏淹死

了，我那可愛的小弟弟，才只有十歲！這可叫媽媽太受不了了。她這才逃開，連願

都不肯地逃開。（身上發顫）我有多麼了解她，要是她曉得就好了！」

（彼德）「特羅費莫夫是格利沙的家庭教師；媽媽要是看見了他，一定會想起格利沙

來的。」

（費爾斯察着長上身，白背心，上）

（走到咖啡壺旁，焦急地）我們太太說，要到這裏來吃咖啡。（戴上白手套）咖啡預備好了嗎？（對杜妮亞莎嚴厲地說）你看，小丫頭，奶酪呢？

杜 哎呀，真是的！哎呀，真是的！（匆匆忙忙下）

費 （圍着咖啡壺，手忙腳亂起來）啊，你……這個不中用的東西！（跟自己咕噥着）她從巴黎回來了。老主人有一次上巴黎，是坐着馬車去的。（大笑）

杜 怎麼啦，費爾斯？

費 你說什麼？（愉快地）我們太太可回來了；我到底可又見着她了。現在我就是死了也可以放心了。（喜歡得流出淚來）。

（郎涅夫斯基太太，加埃夫，皮什契克，同上；皮什契克穿着料子很好的上身，俄式短褲；加埃夫進來的時候，做出像在打台球的姿勢）。

郎 那句話是怎麼說的？讓我想想。「打紅球進角呢；再打五分進中呢——」

加 我要用偏右高杆球紅球。柳葆美，從前我們兩個人都還小的時候，總在這間屋子裏並排地睡在兩張小床上，可是如今一幌我都五十一歲了，想起來自己都有點不相信

是呵；日子就像飛似的。

加 誰呀？

羅 我說，日子飛得好快。

加 這屋裏是什麼味道這麼香。

阿 我要睡去了。夜安，媽媽。（吻她的母親）

郎 我親愛的小女兒！（吻她的手）你又回到自己家裏來了，你高興嗎？我的心神簡直鎮靜不下來。

阿 夜安，舅舅。

加 （吻她的臉和手）上帝祝福你，小阿妮雅。你多麼像你的母親哪！（對郎涅夫斯基太太說）柳森芙，你在她這個年紀的時候，就是她這麼樣的一個女孩子，一模一樣。

阿妮雅走到羅巴金與皮什契克面前握手後，進到她的臥房裏，把門關上。

郎 纔是非常非常的疲倦了。

皮 這次旅行一定是很長的吧。

娃 (對羅巴金和皮什契克說) 好啦，諸位先生，已經過了兩點鐘了，你們該走了。

郎 (大笑) 娃爾娃拉，你真是連一點也沒有改。(把前拉到手旁，吻它) 我馬上就吃

完咖啡，吃完了咱們大家都走。(費爾斯給他脚下放過去一張腳橙) 謝謝你，朋友

。我喝咖啡喝成習慣了。無論日夜都要喝。謝謝你，你這可愛的老頭子。(吻費爾

斯)。我去看看，他們把行李都取回來了沒有。(下)

娃 我去看看，他們把行李都取回來了沒有。(下)

郎 我居然又坐在這個屋子裏來了，這會是真的嗎？(大笑) 我真想要像小孩子似地張

開子胳膊搖擺着跳一跳。(話停了一下，又用手蒙上臉) 我一定是在做夢吧！上帝

知道，我愛我的故鄉。我親親切切地愛我的故鄉。我坐在火車裏，一直哭着，一路

上豈不敢往鬍子死邊鑽。(哭泣) 可是，我還得喝點咖啡。謝謝你，費爾斯；謝謝

你，你這可愛的老頭子。我這次回來，看見你還活着，真多麼歡喜。

費

是前天。一談到舊時維多利亞。……

加

他的耳朵有點背了。

……

羅

我得搭五點鐘的火車到卡爾科夫去。這多討厭！我真願意留在此地。看着你……

羅

談談。你還是跟從前一樣的漂亮。

……

羅

（重重地嘆了一口氣）比從前更漂亮了，打扮得像個巴黎人……漂亮得叫我傾家傾

羅

業！

……

羅

你的哥哥列歐尼德。安特列維奇，說我是一個勢利小人，說我是一個只顧撻錢的人

羅

。隨他怎麼說吧。我一點也不在乎。我只求你還像以往那樣相信我，就夠了。只要

羅

你那神妙動人的眼睛，還像從前那樣望着我，就夠了。慈惠的上帝啊！我的父親是

羅

你父親的農奴，並且以前還當過你祖父的農奴；可是你呢，從早年間你就幫過我那

羅

麼多的忙，教我都忘了我們彼此身份的不一樣了，我愛你，就像愛自己的姊姊似的

羅

——甚至比姊姊還覺得厲害呢。

羅

我坐不住了！我可再也不能安安靜靜地坐下去了！（跳起來，在極度興奮之中，到

處走動)像這樣巨大的愉快，可叫我怎麼經受得起呢。我可有點抑制不住了，隨你們笑我吧！我承認我是一個傻瓜！(去吻碗櫥)我這可愛的老碗櫥！(又去撫摸一張桌子)我這親愛的小桌子！

加 你走了之後，奶媽就死了。

郎 (又坐下，喝咖啡)是的，祝她的靈魂在天上安息吧。他們已經寫信告訴我了。加阿娜斯塔西也死了。斜眼彼得路希加也離開了我們，如今到城裏警察總監公署裏去做事了。(從口袋裏掏出一個糖果盒來，吃着糖)。

皮 我的女兒達深卡開你的好。

羅 有幾句又叫你們滿意又叫你們高興的話，我急於要跟你們講講，(看看自己的錶)可是我馬上又得走。沒有時間了。那麼，好吧，我就用三言兩語說一說吧。你的櫻桃園不久要拍賣來清還押款；拍賣的日子已經規定在八月二十二號，這你是知道的；然而，我親愛的太太，你的心事用不着發慌；儘管安安靜靜地睡你的覺；總還可

【題外】個妥善的辦法來的。……我的計劃是這樣。請你仔細聽我說。你這塊地皮

，離城裏只不過十五里地；鐵路又在它旁邊很近的地方經過；只要你肯把櫻桃園和沿着河邊的那一片地皮，劃分成爲若干建築地段，分租給人家去起蓋別墅，那麼，這個辦法，可以教你每年至少有兩萬五千盧布的入款。

加 得了，得了，你談的都是些廢話。

耶 我沒有十分聽懂你的意思，葉爾莫萊·阿萊克塞維奇。

羅 每畝地，你可以一年至少收二十五個盧布的租錢，如果你馬上就把這個辦法廣告出去，我敢跟你打賭，隨便你賭什麼，到不了秋天，你手裏就連一段地皮都不會空得下，一下子就會叫人都給搶光了的。總而言之，我恭喜你；你得了救了。這是個頭一等的地勢，旁邊還有一道又深又好的河流。只是，你自然得把地皮先整頓整頓，把地面上先清除乾淨了；你必得把所有的舊房子都拆倒——比如這一座房子吧，反正已經沒有什麼用處了；你還得把櫻桃園砍掉。……

耶 砍掉櫻桃園！我說一句不怕你怪我的話，你簡直有點胡說。這全省之內，假如說實際上真有一樣能引人注意，引人興趣的東西的話，那就得數我們這座櫻桃園了。

這座櫻桃園，除了佔的地勢很寬以外，還有什麼可以引人注意的呢。而且它每箇兩年才結一回櫻桃。結了櫻桃你又沒有法子辦。沒有人願意買。這全書裏，到處都實

加

我們這座櫻桃園，連安德烈夫斯基的「百科全書」裏都提到了。

羅

（看看自己的錶）我們要是不下個決心，或者不用腦子去想一想，一到八月二十

號，這座櫻桃園，連這一帶的地產，全部可就都拍賣出去了。來，下個決心吧，試試別的法子了，我可以發誓——絕沒有別的法子。

費

在早年間，四五十年以前，他們都是把櫻桃晒乾了，或者拿冰泡起來，或者醃起來

加

或者做成了果子醬。而那些乾櫻桃，

加

沒有你的話，費爾斯。

費

那些乾櫻桃是裝車駛車的往莫斯科和卡爾夫運。變成一大堆錢，乾櫻桃又軟，

又甜，汁又多，開着都是香的。早年他們那懂得製的方法。

郎

現在爲什麼不照着老法子泡製呢？

費

那個泡製的法子，他們忘了，沒有一個人會了。因此

皮 (帶鄙渾之雅基太太說) 巴黎怎麼樣? 你在巴黎怎麼個好法? 吃漁田雞嗎?

郎 吃過鱈魚。

皮 真的? 哧, 奇怪!

從前各村子裏除了紳士和農民以外, 就看不見別種的人, 可是如今一轉眼的功夫, 住別墅的階級就都出現了。現在無論什麼鎮子, 就連最小的鎮子, 也都叫別墅給圍起來了。再過二十年, 住別墅的人, 一定會跟別種人同樣的多起來的。目前這種人不過坐在洋台上喝喝茶, 可是, 很可能地, 總有一天, 他們就會每個人都搬起三畝地的, 到了那個時候, 不就等於你的老櫻桃園又興旺起來, 又結了果實, 又繁榮幸運起來了嗎? ……

加 (生氣) 簡直胡說!

(妹爾娃拉和耶沙入)

娃 (掏出一把鑰匙, 乞里騰拉地開開了一座舊碗櫃) 媽媽, 這裏有你兩封電報。給你

郎（沒有看就把電報撕碎了）這是從巴黎打來的。我已經跟巴黎絕了緣份了。

加 柳蓀美，你知道這座碗櫥有多少年的歷史了？一個星期以前，我拉出緊底下的抽屜來，一看，裏邊邊着一個日期。這個碗櫥整整是一百年以前做的。你覺得怎麼樣，嗯？你很可以給它的百年紀念慶祝一下。它雖然沒有生命，然而究竟是有歷史的了。

皮（一怔）一百年了？咳，奇怪！

加（摸一摸碗櫥）一點都不錯；這確是一件珍貴的東西。……可愛可敬的碗櫥；你的存在，應當享受榮耀和光輝；你的生命，在這一百多年以來，都一直是向着正義與美德之高貴的理想邁進的。你為鼓勵人類去從事有利的勞動所發出的無言的召喚，在百多年以來，從來沒有微弱過。（哭泣）你喚起了我們人類一輩又一輩的勇氣；你扶持起了我們對未來較好生活的信念，你在我們心裏培植了善與社會意識的理想。

羅 是的。

郎 你真是一點都沒有變，列歐尼德。

加 (不知所措) 打白球下角兜，增紅球中兜！(太太叫) 羅，再滾下。再再滾
羅 (看看自己的鐘) 好啦，我得走了。

耶 (遞給郎涅夫斯基太太一個小盒子) 你恐怕這個時候該吃藥了。藥一開就起。

皮 親愛的太太，你不應該吃藥哇。藥對你固然沒有害處，可也沒有好處。把它們存在這兒吧，我的朋友。(他把一瓶子藥丸倒空，全倒在掌中，用嘴吹吹，然後把藥丸完全放在自己嘴裏，用一口麥酒，一下子都吞送了下去) 得了！

郎 (大驚) 你瘋了？

皮 我把藥丸全喫了。

羅 饑鬼！(大家都大笑)

費 (咕嚕着) 復活節他們到我們這裏來，吃光了一加侖的醃小胡瓜。

他說的什麼？

姓 近三仰來，他就總是這樣自己搗鬼。我們已經聽慣了。

那 小可奉記了。帶帶出門時，我送你一件衣服，多麼好。一件合身的小褂。

夏 夏洛蒂穿着一件短長衫，衣底很薄，上衣緊緊地繫着腰帶，腰帶上掛着手持眼鏡

的帶子，全更了。

羅 請原諒我，夏洛蒂，伊凡諾芙娜，我還沒有向你致敬呢。

夏 (他想去吻她的手) (用一口英語，一下子就吞了下去) 行了。

夏 (把手躲開) (假如有人當你吻她的手，你一定還要吻她的胳膊，接着就又要去吻她的肩膀了。)

夏 我今天不走運氣。(大家都大笑) 夏洛蒂，伊凡諾芙娜，給我們變一個戲法吧。

羅 不行，對不起。我要去睡了。(下)

羅 我們三個禮拜以後才能再見了。(吻郎涅夫斯基太太的手) 那麼，再見了。我可得

走了。(向加埃夫) 過些日子見。(吻皮什契克) 再會啦。(和娃爾娃拉握手，然

後和費爾斯耶沙也握手) 我真是不願意走，可是，咳，沒有法子。(對郎涅夫斯基

太太說：「別整的事情，只要你一下了決心，就請告訴我，我馬上就可以給你籌五千。」請你好好的想一下。

娃（生氣）就請你千萬走吧。

羅 我就走，我就走。（下）

加 參利小人！……不過，對不起！娃爾娃拉就娶嫁給他的；他是娃爾娃拉的男兒。

娃 男男！你的話太多了。

郎 這怕什麼，娃爾娃拉，那我才喜歡呢。他這個人倒很如意。

皮 那一點疑問都沒有。……的確是一個最有價值的人物。我的杜妮亞莎都……

（她說……說過很多呢。（發聲聲，但是馬上又醒了）說又說回來了，親愛的太太

，你可以借給我二百五十個盧布嗎？我明天必須付抵押借款的利息。

娃（大驚）我們不能借！我們不能借！

郎 我一個錢也沒有了，這是實情。

皮 那我只好到別處去想法子吧。（大笑）我從來沒有斷絕過希望。上一次，我想，

「這回我可真完了，我可真破產了」，哪知道，你們看，他們把鐵道從我的地皮上鋪過去，給了我一筆賠償費。所以現在說不定還有這種情形；總會有點意外之財的，即或不在今天，也總會在明天。達深卡也許會中兩萬盧布的，她買了一張彩票。

郎 咖啡喫完了。我們都去睡吧。

費 （給加埃夫刷身上的衣服，諄諄勸戒着）你又穿錯了褲子了。我對你可怎麼好？

娃 （輕輕地）阿妮雅睡着了。（她把窗子輕輕地打開）太陽已經上來了；現在可不冷了。媽媽，你看這些樹多麼好看哪！哎呀！好甜的好空氣啊！白頭鳥也都唱起來了

加 （又打開另一扇窗子）滿子園都是白的。柳蓀美，你還記得這座園子吧？你還記得這一條在叢樹中間像條帶子似的一直通過去的長路吧？每逢月夜，這條長路就閃着銀子似的光亮。你還記得嗎，你沒有忘嗎？

郎 （望着窗外的花園）啊，我的童年，我那純潔而快活的童年！我小的時候，就睡在這間育兒室裏。我總是從這裏隔着窗子往外邊望，望到園子裏。那個時候，早晨一

睜眼，幸福就陪着我一塊兒醒了；那個時候，這座園子就跟現在一樣，一點也沒有改變。（愉快得大笑起來）滿園子全是白的，全是白的！哦，我的櫻桃園！你經過了黑暗和風雨的秋夜，經過了濃霧的寒冬，現在又年青起來了，又充滿了幸福了；天上的神使並沒有棄絕你啊！可是，我呢？我的兩肩和頸頸上，却壓着重重的一塊石頭，只要我能把這塊石頭掙脫就好了！痛苦的往事前塵哪，只要我能忘掉了也就好了！

加 是的；不過這座園子是要賣掉了來還債的，這件事無論看來有多麼不可能，然而……

郎 看！媽媽在園子裏散步呢。……穿着白色的長衣裳！（愉快得大笑起來）她來了！

加 在哪兒？

娃 老天保佑你！

郎 其實並沒有人。不過看起來很像，就在這條長路往涼房拐灣地方的右邊，有一棵斜長形的白楊樹，看着像是一個女人。

（特羅費莫夫，穿着一套華麗的制服，戴着眼鏡，上）

那多麼華麗的圍子啊，底下開着一叢一叢的白花，天上襯着瑰麗的長空！

特羅傑美：安德列芙娜！（她轉身過來看他）我只想跟你說一句「你好嗎！」，說完

立刻就走。（懇切地吻他的手）他們要我等到早餐的時候再來見你，可是我忍不住

預。……（特羅費莫夫，笑着，笑着，笑着……）

（拉涅夫斯基太太愕然地望着他）

娃（哭泣）這真是彼得·特羅費莫夫。

特我就是彼得。特羅費莫夫，是格利沙的家庭教師，你知道。我真是樣子變得叫你都

認不出來了嗎？

（拉涅夫斯基太太擁抱他，熱淚哭泣）

加再了，再了，縮了，柳葆芙。

娃（哭着）我叫你等到明天，你知道，彼得。

郎我的小孩利沙！我的小孩子，格利沙我的兒。……

娃 這有什麼法子呢，媽媽。這是天意！

特 (哭泣，溫和地說) 好了，好了。

郎 他淹死了。我的小孩子是淹死的。爲什麼要淹死他呀？淹死他又有什麼用啊，我那親愛的孩？(把聲音放輕了些) 阿妮雅在裏邊睡着了，可是我說話的聲音還這麼高，又弄出這麼大的響聲來。……不過，彼得，告訴我，你爲什麼長成這麼醜了？爲什麼你變得這麼老了？

特 火車裏有一個老太婆，她管我叫作「發了霉的紳士」。

郎 從前你簡直是一個孩子，一個可愛的小學生，如今怎麼頭髮都禿了，眼鏡也戴上了。你真的依舊還是一個學生嗎？(走向門去)

特 是的，我希望永久作一個學生。

郎 (吻過他的哥哥，又去吻娃爾娃拉) 好啦，睡去吧。你也見老了，列歐尼德。

皮 (跟着他走過去) 是的，是的；該去睡了。哎呀，哎呀，我這個風痛病又犯了！我只好就在這裏過夜了。不要忘記，柳薇芙·安德列芙娜，我的天使，明天早晨……

二百五十。

加 他還是那爛老調子。

皮 二百五十……好還還我的借款利息。

郎 我一個錢也沒有，我的朋友。

皮 我會還你的，親愛的太太，這又不是一筆大數目。

郎 好了，好了，叫列歐尼德交給你好了。列歐尼德，給他吧。

加 (諷刺地) 我會給夠了他的！把你的口袋張得太太的吧！

郎 有什麼法子呢。……他需要這筆錢用。他會歸還的。

(郎涅夫斯基太太，皮什契克，和特羅費莫夫，均下。加埃夫，婁爾佳拉，耶沙，

還留在場上)

加 我的妹妹還是沒有改掉她那種隨便糟踏錢的老毛病。(對耶沙說) 走開，我的孩子

！你渾身都是廚房的味道。

耶 (大笑) 你還是跟從前一個樣，列歐尼德·安德列維奇！

加 誰？（對娃爾娃拉說）他說什麼？

娃 （對耶沙說）你的母親從村子上趕來了。她從昨天就在下房裏等你。她要見你。

耶 她夠多麼討厭！

娃 你這個不孝順的壞兒子！

耶 那，我可又有什麼事情要見她的呢？她本來可以等明天再來麼。（下）

娃 媽媽還是跟從前一樣；她一絲一毫都沒有改變，如果他老是照着這樣下去，總會把什麼都花光了的。

加 可不是。（話停了一下）假如人們給某種病推薦出許許許多的治法，那就證明這個病是無可救藥的了。我想了又想過，我較過腦筋；我想出了許多的治法，許多許多的治法，可是實際上，這也就等於說是一個法子都沒有了。要是能夠得到一筆別人的留下的遺產，夠多麼好呢！或者，把阿雅能嫁給一個很有錢的人，夠多麼好呢！再不然到耶洛斯拉夫去找我嫡母那位伯爵夫人去碰碰運氣，又夠多好呢！我的嫡母關得很，你知道。

娃

加

(輕輕地哭泣)但求上帝幫我們的忙就好了!

不要說!我的婦母關得很,可是她不喜歡我們。主要的,是因為我的妹妹嫁了一個律師,不是一位貴族,(阿妮雅出現在臥房門口)她嫁的既不是個貴族堆裏的男人,這已經就不足以作為她的操守貞潔的掩護了。再加上,她這個人,固然可愛;和氣;迷人,固然我也很喜歡她,可是,我們無論給她找出什麼託詞,也袒護不住她確是個犯了罪孽的婦人。這你可以從她的每一種姿態上看得出來。

娃

(耳語)阿妮雅在門口站着呢!

加

誰?(話停了一下)奇怪得很,有什麼東西鑽進我的右眼裏來了。我有一點看不大清楚。上星期四,我到地方法院去的時候。……

(阿妮雅走過來)

娃

你怎麼沒有睡,阿妮雅?

阿

我睡不着。想法子睡也沒有用。

加

我的小寶貝!(吻阿妮雅的手和臉)我的小女孩子!(哭泣)你不是我的外甥女,

你是我的天使；你是我的一切。信任我，信任我。

阿 我是信任你的，舅舅。什麼人都愛你，什麼人都尊敬你；不過，親愛的親愛的舅舅

，你應該少開口，只要你少開口就好了。剛才你在這裏說媽媽什麼來着，舅舅！說你

自己的親妹妹什麼來着？你說那些胡話可又有什麼好處呢？（閉上金寶書！）

加 是的，是的。（拉過他的手來，蒙在自己的臉上）你的話對極了；我這真是要不得

！主啊！主啊！救救我，別再叫我抽着我自己的性兒了吧！一眨眼的功夫以前，我

對碗櫥作了一段演說。這做的是多麼一件蠢事！我才一說完，馬上就曉得是太蠢了

。罪惡的丈夫，罪惡的長子，罪惡的夫人。連那三衣面平良夫，發給好信

對的，一點也不錯，舅舅你應該少說點話。什麼也不要講；這就是我們唯一需要你

的一點。世間重愛，再世重愛。（從後門敲門）不要說！（從後門敲門）

只要少說話，你就會幸福得多！

加 我一定這樣做！一定這樣做！（吻阿妮雅和娃爾娃拉的手）我一定不開口。不過，

只有一件事，我必得說說；這是正經事。上星期四，我到地方法院去的時候，我們

是很多人一齊去的，在那裏談定談面的，談了這個又談那個，從所談的話裏邊，我發覺大約可以想法子弄到一筆期票借款，好去付銀行裏的利息。

但求老天幫我們的忙就好了！

加 我這個星期四還要去的，再把這件事談談。（對娃爾娃拉說）不要瞞！（對阿妮雅說

）你的媽媽應當去找羅巴金談談，他自然不會拒絕她的。等你一休息過來，也馬上到耶洛斯拉夫去看看你的外祖母，那位伯爵夫人。我們從三方面下功夫，這個妙計就算成功了。我們一定可以把利息付上，這我敢保險。（契糖果）我指着我的榮譽發誓，或者你們隨便要我指什麼發誓也都可以，這塊地產一定不會叫它賣出去的。（興奮地）我憑着我未來的永久幸福的希望發誓！我敢保證。如果我讓這塊產業輪到去拍賣，你們就管我叫卑賤不名譽的人好了。我憑我的整個生命發誓！

阿 （心情鎮定下來，快活了）舅舅，你是多麼一個可愛的人，又是一個多麼聰明的人啊！（擁抱他）聽了你的話，我的心裏又安然了，我心裏又安然了！我又快活了！

（費爾斯進來）

（費爾斯進來）

費 (報紙地) 列歐尼德。安德列維奇，你就不怕上帝嗎？我要等到什麼時候才去睡呢？

(加開去回。報紙的風。關了長。蓋蓋查一。神靈曼夫樂戲)

加 那我這就走——就走。費爾斯，你先去吧。我自己脫衣服好了。喂，孩子們，明兒見

費 (明天再詳細談，現在我們先去睡吧。)(吻阿妮雅和娃爾娃拉) 我是一個十足的自

由主義者，是一個八十年代的人物，不過，我覺得我可以說，在我這個年代裏，我

已爲了自己的信念，可以忍受不少的苦處啊。農民們愛我，可見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我們應該了解農民們！我們應該曉得用什麼方法對付那件事。一好一壞，

阿。你又來了，舅舅。——時。對來門門。請說。請說。請說。請說。請說。請說。請說。請說。

娃 爲你爲什麼不住住嘴呢？舅舅？——門門。請說。請說。請說。請說。請說。請說。請說。請說。

費 (怒沖沖地) 列歐尼德。安德列維奇！丈夫重婚罪。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加 我來了；我來了；我來了；現在睡去了。繞兩次打進中呢！我要開始過另外一個生活了！

…… (非不)

…… (非不)

阿 現在我的心可放下來了。我不願意到耶洛斯拉夫去；我不喜歡外婆；可見這得謝謝舅舅，我可放了心了。（坐下）

蘇 該去睡了。我可要去了。你不在家的時候，家裏出過一件荒唐事，你知道嗎？那幾間
費 舊下房裏，本來除了艾非猶任卡，盧琴，艾夫斯提涅耶，和老卡爾波幾個老人以
外，就沒有別人住的。可是，他們竟招攬來了各種莫名其妙的閒人，睡在他們一起
阿 我都沒有說過他們一句。後來他們竟散佈流言，說我下了命令，每頓飯只給他們
豆子吃，這是說我吝嗇，你懂得嗎？這是基萊夫斯提涅耶幹的事。「很好」，我自
己心裏想，「你等着吧」。我就派人把艾夫斯提涅耶叫了來。基萊夫斯提涅耶（打呵欠）他來
了。哇，哇，艾夫斯提涅耶，我說，「你這個老混蛋，你怎麼敢說我吝嗇？」（注視阿
妮雅）阿妮雅！阿妮雅！（替了）她睡著了。（拉着阿妮雅的肩膀）我們去
睡吧。（來）（拉着阿妮雅走）好好睡去吧，我的小東西！來吧，來吧，睡吧，睡吧，開玩笑
（他們走向阿妮雅的臥房。園子外邊，遠遠有一個牧童吹着笛子。特羅費莫夫穿過
費 鐵身，看見阿妮雅與基萊夫斯提涅耶，不禁叫了出來。特羅費莫夫）

娃 噓！她睡着了，她睡着了。來吧，我的乖。

阿 （翻跳地）我累極了！聽，那邊的鈴聲！舅舅，親愛的舅舅！媽媽！舅舅！
娃 來吧，我的乖！來吧。（娃爾娃拉與阿雅向臥房下）

特 （情緒激動）我的陽光！我的春天！

（幕）

（END）

原书空白页

第一幕

（第一幕）
（第一幕）

（第一幕）
（第一幕）

（第一幕）
（第一幕）

夏（想着心思）我沒有正式的體照，我不知道我有多大的年紀；總覺得自己還小呢。

（接着唱起來）：

「啊，但求回報來的愛之溫暖

安慰一下我這寂寞的心。」

（耶沙也加入，同唱）

他們兩個人唱得多難聽！嘿！簡直像是狼叫！

（對耶沙說）住在外國，一定是快樂極了吧！

自然嚀；我很同意你的話。（打呵欠，點起一隻香煙來）

這很可以用理智推想得出來，外國的一切，都已經達到某種最高的水準了。

耶沙對的。

我是一個有修養的人！我研究過各種著名的書籍，可是我還不能揣測出我究竟傾向

哪一條路子好，比如說，我是應該活下去呢，還是應當用手槍把自己打死呢？但是

爲了防備萬一，我的口袋裏永遠帶着一把手槍。這兒不是？（掏出手槍來給他

們看）

夏

算了。我要回去了。（把來福槍背在肩上）艾匹訶道夫，你是個聰明人，又很可愛，女人們一定愛你愛得發狂。可是，嘿！這些聰明人都這樣蠢；我就沒有一個可以談得來的。我永遠是孤獨的，永遠是孤獨的；我沒有親戚，沒有朋友；我是誰，我又爲什麼活着，這都是個謎。（慢慢地走下）

艾

嚴格地說，不講別的，在許多不如意的事情裏，我單單得向命運提出抗議，它像一陣暴風雨對待一隻小船似的，用極端的暴力來對待我，如果說我是大驚小怪，那麼，比如說，今天早晨我一醒的時候，請注意，我看見有一個大蜘蛛坐在我的胸口上，大得出奇，有這麼大，這又該怎麼解釋呢？（用兩隻手比劃着大小）再比如，我要是去喝一口啤酒，我敢說一定會發現裏邊有點惡心的東西，比如蟑螂啊什麼的。（話停了一下）你讀過勃庫爾的小說嗎？（話停了一下，向杜妮亞沙說）我很想麻煩你一下，阿芙多琪雅·費多羅芙娜，我想跟你談一小會兒。

杜

說出來吧。

艾

我倒是願意兩個人單獨談一談。（太息）

杜

(有一點驚慌) 很好，不過，請你先去把我的外衣取了來。就在碗廚的旁邊。這裏真有點冷。

艾

好的，小姐。我就拿去，小姐。現在我可知道怎麼用我的手槍了。(拾起吉他琴來，一路彈着下)

耶

「二十二個不幸」！他夾在我中間，簡直是個傻瓜。(打呵欠)

杜

老天爺保佑他，他要自殺啊！(話停了一下)我近來神經脆弱極了，我老是心跳。他們把我送進這家門裏來的時候，我還是個小姑娘呢，活到如今，清苦的日子，我可實在過不慣了，我的手雪白得像高貴的夫人一樣。我長得這麼嬌弱，這麼雅緻，

又這麼有大家的風度，所以什麼都怕了。無論遇見什麼事我都會受驚的。耶沙，如果你騙了我，我可不知道我的神經再會變成什麼樣子了。

耶

(吻杜妮亞莎) 你這小黃瓜！女孩子們的行為自然都要規規矩矩的！我最怕的就是女孩子們的行為不檢點！

耶

(話停了一下)

杜 我愛你愛得要命，你受的教育很高；什麼你都能說得上來！

耶 (打呵欠) 是的，……我對於這種事情的看法是這樣：一個女孩子只要是跟男人戀愛，我都得說她是不正經。(話停了一下) 在露天喫雪茄夠多麼舒服啊！(仔細聽了) 有人來了。這太太跟那些個人們，都來了。(杜妮亞莎慌慌忙忙抱住他) 向着家裏那邊走去，裝做剛剛洗完澡的樣子。走這條路，不然他們會碰見你。以為你跟我一同出來散步的呢。那我可受不了。

杜 (輕輕咳嗽) 你的雪茄碰得我的頭都疼了。(杜妮亞莎下) 耶沙照舊坐在神廟的旁邊。耶涅夫斯基太太，加埃夫，和羅巴金，同上)

羅 你非得下最後一次決心不可。時間是任憑什麼人都不等待的。這個問題簡單極了。

耶 只問你是否願意把地皮租給別人去蓋別墅？只要你回答一個字：肯，還是不？只要一個字。

耶 是誰在這裏吃這可怕的雪茄？(坐下)

耶 如今他們修了這條鐵路之後，夠多麼方便！(坐下) 一轉眼的功夫，我們已經到城

裏喫過中飯又回來了。……紅球下中兜！我要回到屋子裏去打一盤去。

耶 不忙去。

羅 良要你說一個字——肯，這是，不——（逼迫着），喂，回答我的問題啊！

加 （打呵欠）誰？

耶 （打開自己的錢包看看）昨天我還有一大堆錢呢，現在就幾乎沒剩下幾個了。可慘

的娃們哇拉，總盡量地喂我們牛奶湯，爲的是省錢！廚房裏的老用人們，除了豆子

也都就喫不着別的菜；可是我呢，我還照舊毫無目的地揮霍。……錢袋掉在地上，

硬幣都撒出來，（生氣）看，全給掉了！

耶 讓我來，我來檢。（檢錢）

耶 好吧，你檢吧，耶沙！什麼鬼要我跑到城裏去吃中飯的呢？我討厭你們那種可怕的

飯館，討厭裏邊那個破風琴，還有那些滿是湯的桌布。你爲什麼喝那麼多酒，

列歐尼德？你怎麼喫的那麼多？爲什麼說那麼多的話？你這次在飯館裏可又談得太

多了，而且，最不合適的是，又談到七十年代和那些沒善首。你是對誰說呢？難道

你想到茶房們談沒談者們嗎！

羅 對極了。

加 (做出一個手式) 我是改不了的，這還看不明白。(瑟沖沖地對耶沙說) 你一直在
我面前東躲西藏的，這是做什麼？

耶 (大笑) 我怕聽見你的聲音，一聽見我就忍不住要大笑。

加 (對耶涅手斯太太說) 不是他，就是我，總得有一個……

耶 走開，耶沙，滾開。

耶 (把錢包遞給羅) 我馬上就走。(勉強抑制着不笑) 馬上就走。(下)

羅 那位百萬富翁德爾利加諾夫要買你們的地產。據說他要親自去拍買。

耶 你怎麼知道的？

羅 在城裏聽人家說的。

加 本來我們住在耶爾斯拉夫的那位嫡母，答應給我們這一筆錢來的；不過，什麼時候
送來，送多少，我可就不知道了。

「她會送多少來呀？十萬呢？還是二十萬呢？」

「哦，得了。……一萬，頂多一萬五，已經算是了不得了。」

「請原諒我說一句不應該說的話，我一輩子從來沒有遇見過像你們兩個這樣瑣碎無聊的人，這樣發瘋，這樣不懂得處理正經事；我告訴過你們，說你們的地產不久可就要拍賣了，我說的全是很容易懂的俄國話呀，可是你們總是不明白我的話是什麼意思。」

「那麼，那我們怎麼辦呢？告訴我們，你要我們怎麼辦？」

「我不是天天都告訴你們怎麼辦嗎？我那句話，天天都說，說了一遍又一遍。必須把櫻桃園和莊子裏其餘的地皮租給人家去蓋別墅；你必須立刻這樣辦，馬上就辦；不然一眨眼的功夫，拍賣的日期可就要到了！要想法子了解我的話。只要你一下決心，肯叫這裏蓋起別墅來，那麼你所需要的款子，馬上就都能得到手的，那你可以有了救了。」

「又是別墅，又是住別墅的人，哦，算了吧，……這多俗氣！」

羅

我很同意你的話。這話對人……

羅

你這話叫我不是哭，就得叫，要不然就得暈過去。你這話！我可受不了，你這簡直

羅

是要我的命！（對加埃夫說）你簡直是一個老太婆！祖士頓講完話後……

加

誰？……

羅

你——是——一個——老太婆！（走）

羅

（慌起來）別，別走。坐在這裏，我求你。也許我們可以想得出一個好辦法來。

羅

光想有什麼用呢？

耶

請你別走；我需要你呆在這裏。無論如何，你在這裏，我心裏總覺得痛快一點。（

耶

話停了一下）我時時都覺得好像會發生什麼變故似的，就好像這座房子要從頭頂上

耶

塌下來似的。

加

（在深深地出神）發球從角邊上擲回來，打五分進中兜！

耶

我們犯的罪過可太，太多了！

耶

你！你犯了什麼罪過了？

加（喫糖果）大家都說我把所有的家當都吃糖給吃光了。（大笑）

郎 啊，我所犯的罪過呀……我總是像個瘋女人似的隨便揮霍錢財；我嫁了一個什麼沒有幹只賦了一身債的男人。我的丈夫喝香檳酒，喝到醉得要死；他是個怕人的酒鬼。我還犯了一個罪過，就是我又去戀愛了，我跟另外一個男人跑掉；——就正正在這個時候，馬上就迎頭給了我一下打擊，……就在這裏，在這條河裏，我的小孩子淹死了！——這是我受的第一次懲罰；我於是乾乾脆脆跑開，跑到了外國，永遠也不想再回來了，永遠也不想再看這條河了；我就像一個瘋子似的，閉上了眼睛跑。可是，他，這個忍心無情的人，又追了我。因為他病在芒暎，我就在那裏買了一座別墅，三年之間，我日夜服侍他，從來都沒有休息過；這個病人折磨着我，削弱了我的靈魂。後來，就在去年，我把別墅賣掉，還完了債之後，就到了巴黎。誰知道他又跟去了，把我所有的錢都耗光了，接着就去了我，又去弄上一個別的女人，那個時候我其想服毒藥自殺。……可是，我忽然渴望着回到俄國來，想帶着我的女兒回到自己的家鄉來……（擦着眼淚）主啊，主啊，慈悲慈悲我吧；饒了我的罪過

吧！再不要懲罰我了！（從口袋裏掏出一封電報來）我今天接到這封從巴黎發來的電報。……他求我饒恕他，請我回去。……（把電報撕碎了）我聽着這好像音樂，是不是？（仔細聽）

加 這就是我們那著名的猶太樂隊。你還記得嗎？四把提琴，一隻笛子，雙低音提琴。這個樂隊還在呀？我們過幾天請他們來一次；我們開一次跳舞會。

羅 （仔細聽一聽）我什麼都沒有聽見呀。（輕輕地唱）

「只要給德國人一筆小錢，

他就會把俄國人變成法國人。」

（大笑）昨天晚上，我在戲院子裏看了一齣非常滑稽的戲；滑稽得要命！

郎 也許一點也沒有什麼滑稽。你們這般人不應該去看戲；你們應當留下功夫來好好地

看看自己；看看你們過的都是多麼死沉沉的生活，看看你們說了多少廢話。

羅 對極了。說一句頂老實的話吧，我們的生活簡直是一個混蛋把戲。（話停了一下）

我的父親是個農夫，是個白癡；他什麼都不懂；他什麼也沒有教給我，只會喝醉了

用手杖打我。而實際上呢，我如今也是跟他當年一樣大的是一個混蛋，一個白癡。
什麼功課都沒有讀過；我的字寫出來醜得可怕，壞得連自己都覺在人前臉
像一個豬。

郎 你應該結婚了。

羅 是的，這是實話。

郎 爲什麼不要娃爾娃拉呢？她是個很可愛的女孩子。

羅 是的。

郎 她這個人又可愛又爽快；整天的工作；而最重要的一點是，她愛你。你也早就喜歡
她了不是。

羅 是呀，誰說不呢？我挺願意的。她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子。

（話停了一下）

加 有人給我在銀行裏找了一個位置。六千盧布一月。你聽見了沒有？

郎 你，到銀行去？這是老老實實呆在家裏吧！

（費爾斯拿着一件外衣上）

（對加埃夫說）我請你，穿上一件，少爺。天有點涼，真囉嗦。

加（穿上外衣）你夠多麼麻煩哪！費爾斯！

費可怎麼好……你總是一聲都不關照我就出去了。（查看加埃夫的衣服）

郎你多大年紀了，費爾斯？

請問你說什麼？

她問你多大歲數了！

我活了很久了。他們給我找了一個老婆的時候，連你的父親都還沒有出生呢。（大笑）

後來到解放農奴的時候，我已經升到總管了。可是那個時候，我不願意要什麼

解放；我照舊還是伺候着老主人。（語停了一下）我還記得那個時候，他們個個都

不得，可是為什麼快活，連他們自己也是一點都不知道。

以前的日子倒是很好的，只是人們常常喜歡拿鞭子打農民。那農奴人真

也（聽錯了）我倒覺得是這樣！那個時候農民顧念主人，主人也顧念農民，現在可全

（說）

餓了，你簡直弄不清楚什麼對什麼了。……
住嘴吧，費爾斯。我明天還得到城裏去。他們答應介紹我去見一位將軍，他可以借給我一張支票借款。

羅 你還沒有用。這你連利息都不夠付的；這件事你還是死了心思吧。

郎 （對羅巴金說）他只是在那裏講胡話。根本就沒有那麼一位將軍。

加 （特羅費莫夫，阿妮雅，娃爾娃拉，同上）

加 他們來了。

阿 媽媽在這兒了。

郎 （溫存地）來吧，來吧。……我的小孩子們。……（擁抱阿妮雅和娃爾娃拉）你們

知道我有多麼愛你們兩個啊！坐在我的旁邊……這兒，對了。（兩都個人坐下）

羅 這位永久的學生總混在姑娘堆裏啊。

特 這你管不着。

羅 他差不多五十了，可還是個學生。

特 別再開你這低能的玩笑了！

羅 你這是發哪家子的脾氣呀，混人？

特 你爲什麼總釘着我呢？

羅 (大笑) 我倒想知道知道你對我怎麼個想法。

特 葉爾莫萊。阿萊克塞維奇，我對你的想法是這樣：你是一個闊人，你不久就要變成百萬富翁了。一個遇見什麼就吞吃什麼的兇獸，是物質形裏不可少的東西，所以你就像野獸一樣，也是不可少的。(大家都大笑)

娃 彼得，不要講這些個了，給我們講一點行星的知識吧。

郎 不，我們還是接着昨天的話談一談吧。

特 談什麼？

加 談自己以爲了不起的人。

特 昨天我們談了很久，可是始終沒有得到任何結論。要照你用的這幾個字的本義來講，這個自以爲了不起的人，倒是有一點費解的地方。從你的立場上看，你所謂自以

爲了不起，也許是可以成立的，可是，如果我們用率真的心地來分析分析，這世界上又哪有自以爲了不起的餘地呢？人類的生理構造，本來已經是很不健全的了。再加上我們廣大的多數，又這樣的蒙昧，愚鈍，這樣的極其不幸，那麼，自以爲了不起又有什麼意義呢？所以，我們必須把自以爲了不起的念頭放棄。我們唯一應當做的事情，只有工作。

加 那又何必呢，反正我們終歸都得死。

特 那誰準知道一定都死呢？而死，又應該作什麼解釋呢？說不定一個人有一百個器官，而當他死的時候，只有我們看得見的五官隨着他消滅了，其餘九十五官還許依舊活着呢。

郎 彼得，你多麼聰明啊！

羅 (龜刺地) 啊，真是聰明非凡！

特 人類是不斷向前邁進的，人類就在邁進的過程中，逐步完成他的力量。目前無論我們有什麼達不到的理想，總有一天會臨近的，會清清楚楚看得見的；可是我們必須

工作；必須用盡一切力量來幫忙其他尋求真理的人。目前，全俄國只有少數幾個人在工作着。我們所認識的受過教育的絕大多數，都是什麼也不尋求，什麼也不做，同時也實在沒有工作的能力。他們自稱爲「知識份子」，對聽差們用些不客氣的稱呼，對農民們像畜牲一樣的虐待，他們什麼也不學，什麼嚴肅的東西也不讀，絕對什麼也不做，每天只在那裏空談科學；對於藝術，懂得很少，甚至一點都不懂。他們裝得都很嚴肅；個個擺出一副尊嚴的面孔；他們只討論重要的題目；高談哲理；可是，大多數的人民，却都還像野蠻人似地活着，一來就咒罵起來，就打到別人的頭上；這些人，食睡在污穢當中和霉腐的空氣裏；到處都是臭虫，臭氣，潮溼，和道德上的墮落。……這就證明我們的一切空談，只等於教自己和朋友消遣消遣而已。不信請問他們常常談起的那些托兒所在什麼地方了？那些圖書閱覽室又在什麼地方了？請指給我看看。這些都不過像故事裏所寫的東西，說說罷了；實際上「稿」也不存在。所存在的只有污穢，庸俗，和亞洲式的殘暴。我怕這些嚴肅的面孔；我不喜歡他們；我也怕他們那些嚴肅的談話。最好還是少談吧。

羅 你知道嗎，我每天五點鐘就睜眼。從早晨一直幹到夜晚；我永遠在經手自己的跟別人的銀錢，所以我把周圍這這一種人們就都看透了。一個人只要稍為做一點正事，就能夠懂得，這世上誠實和像樣的人可真太少了。有的時候，我躺在床上沒有睡着，心裏就想：「啊，主啊，你給了我們難得的森林，無邊節和壽，和測不到底的天邊，我們活在裏邊，應當真是個巨人才對呀！」。

郎 哎，老爺，原來你想要巨人哪！巨人在神話裏確都是不錯的；要是放在實際生活裏，那可就怕人了。

（艾四訶道夫一路彈着吉他，從最後走過去）

郎 （沈思着）艾四訶道夫走過去了。

阿 太陽落了。

特 是的。

加 （好像在朗誦，只是聲音不高）啊，大自然，不可思議的大自然，你用永恆的光明發着炎熱；美麗而又超然。我們讓之為所變了！你啊，在你的裏邊，你把生和死都連

合在一處了，你既賦予了生命，又主宰着滅亡。

她（感會地）舅舅！

阿 你又來了，舅舅。

特 你最好，最好還是去打紅球五分進中兜去吧。

加 我住嘴不說話好了！我住嘴不說話好了！

（大家都坐在那裏，各人想各人的心思。一片靜默。只有費爾斯的喃喃之聲，打破

了沈寂。忽然，遠處傳來一種聲音，好像一條絃索繃斷了似的，消逝之後，一片憂

鬱）

郎 這是什麼聲音？

羅 不知道。也許是遠處礦裏什麼地方的運煤升降梯崩斷了。一定是很遠的地方。

加 也許是一種鳥……比如一隻蒼鴉什麼的。

特 也許是「隻貓頭鷹……」

郎（發抖）這聲音可有點不吉利！

費 在那次大災難發生以前，也聽見過這樣的聲音；縮頭應板着尖聲，銅暖盞也輕輕地發着支支的響聲。

加 什麼大災難哪？

費 就是解放農奴分啊。

（話停了一下）

郎 走吧，我們進去吧，大家都進去；天快黑了。（對阿妮雅說）你怎麼眼角上掛着眼淚。什麼事啊，小東西？（擁抱阿妮雅）

阿 沒什麼，媽媽。

特 有人來了。

（一個流浪人出現，穿着破外衣，戴着舊白色的尖帽子，微微有一點醉意）

流 對不住；請問我可以穿過此地一直到火車站去嗎？

加 當然可以。願着這條路走。

流 非常感謝你，大人。（咳嗽）我們今天的天氣可真好啊。（朗誦）「兄弟，我受苦

難的兄弟啊」，……「向看伏爾加河逃去吧。又有誰來惋惜我們啊？」（對娃爾娃拉說）小姐，請施捨給這個挨餓的同胞一個小錢吧。

（娃爾娃拉驚嚇得尖叫起來）

羅（生氣）你這不懂禮法的人，要規矩一點！

郎 這兒給你，拿去。（在錢包裏亂摸一陣）哎呀，我連一個銀的都沒有啦。……算了，拿這個金的去吧。……

流 我非常感謝你，夫人！

（流浪人下，大笑）

娃（忍不住）我走啦！我走啦！哎，媽媽，家裏的聽差們連吃的都沒有，而你倒給這個人一個金盧布。

郎 唉，你對這個胡塗的老媽媽，可又有什麼法子呢？等我把錢弄回來之後，把我的一切都補還給你好了，葉爾莫萊。阿萊克塞維奇，再借給我一點錢。

羅 好罷。

郎來吧，大家；應該進去了。娃爾娃拉，我們大家把你的婚姻問題都談定了。我祝你幸福。

娃（哭泣）你不應當拿這類的材料跟我開玩笑，媽媽！

羅仙女（註），去進修道院去吧，去！

加我的兩隻手都發顫了，像是有多少年沒打台球了。

羅仙女，美麗的童貞女，在你祈禱的時候，不要忘記把我提上啊。（註）

郎走吧。差不多到吃晚飯的時候了。

娃那個人吓了我多大一跳！我的心一直還在亂跳呢。

羅讓我再提醒你一句，八月二十二號櫻桃園可就要拍賣了。記在心裏，記在心裏！

（除了特羅費莫夫和阿妮雅以外，全體下）

（註）羅巴金成心支吾其辭，所以用兩句「哈姆雷特」劇中王子拒絕奧菲莉雅
的台詞；只是他把Ophelia的名字，改為Ophelia，因為名字的遊戲無法譯
出，所以一體譯用莎氏原文「仙女」二字——譯者註

阿 (大笑) 幸虧那個流浪人，把娃爾娃拉給吓走了；現在可又贖下咱們兩個了。

娃爾娃拉怕我們彼此戀愛起來。當哪一天也不讓我們兩個單獨在一起。她那個狹小的心腸，怎麼能夠了解我們是超乎戀愛的呢。我們生活的整個意義和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避免一切渺小，一切虛偽，一切是以防礙一個人的自由與幸福的東西。前進！我們不要受攔阻地往前進，向着面前遠遠地燃燒着明亮亮的星星邁進！前進！不要遲疑，同志們！

阿 (拍手) 你說的話有多麼美麗啊！(新停了一下) 今天這個地方不足以叫人心醉嗎？

特 是的，今天天氣真是好極了。

阿 彼得，你！你給了我多大的影響？爲什麼我現在不像以前那樣愛這座櫻桃園了呢？

特 從前很親切地愛着這座園子；總以爲世上除了我們這座花園以外，就再沒有更好的地方了。

特 全俄國就是我們的一座大花園。這片土地是偉大而美麗的；這個世界上到處都是極

好的地方。（話停了一下）想一想看，阿妮雅，你的祖父，你的曾祖，和所有你的祖先，都是農奴所有者，都是活靈魂的所有者。難道你就不覺得那些可憐的人類靈魂，從這些個子裏的每一棵樹的背後，每一片葉子的底下，和每一枝樹枝的那邊，都在伸出頭來向著你嗎？……啊，這夠多可怕呀！你這座園子使我恐懼。在黃昏，或者在夜間，我穿過這座園子走路的時候，總看見那些樹上的破爛樹皮，都藉昏昏的光亮在閃灼着，櫻桃樹似乎把一兩百年以前人類壓制下去的和痛苦的夢想，又重溫起來。那麼，好了，我們至少比前人落後了兩百年。我們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成就一點事情；我們沒有下過決心去尋求怎樣去符合前人的希望；我們只顧高談哲理，只顧因為厭倦而報怨，只顧爽燒酒。明顯得很：我們要想在目前的現實裏能以生活下去，就必須首先抵消了以往，先把以往的夢想消積完了；而要抵消以往，就只有經受苦痛，經受堅忍不拔而無間斷的勞動。要明白這一點，阿妮雅。

我們所住的房子，早已就不是我們的了；我不久就要走了，我跟你說實話。

抑或你手裏執拿着這家裏的鑰匙，也要把它們丟到井裏去，走開。要自由，要像風

一樣的自由。

特

(熱衷地) 你的話說得多麼美麗呀！

相信我的話，阿妮雅，相信我的話。我雖然還不到三十歲，我還年青，我還仍然一個學生；然而，困苦的日子，我可經過了不少啊！我像冬天那樣飢餓；我像乞丐那樣病弱，那樣焦急，那樣貧窮！命運隨處都在折磨我。可是，無論我走到什麼地方，無論是在那一分鐘，無論是白天是夜晚，我的靈魂之中，總在充滿着神祕的預感。我總覺得幸福向着我走近了，阿妮雅，我看見幸福正向我來了。……

阿

(沈思着) 月亮上來了。

(依然還聽得見艾匹訶道夫的吉他，彈着先前那個悲涼的調子。月亮升上來了。娃娃拉從白楊樹外呼喚着阿妮雅：「阿妮雅，你到哪兒去了」？

特

是的，月亮上來了。(話停了一下) 在這兒了，幸福在這兒了；它正向着我們走來了，愈來愈近了；我都聽見它的腳步聲音了。……即或我們看不見它，遇不到它，那又有什麼關係呢？別人總會看得見的。

娃（在樹外）阿妮雅！你在哪兒啦？

特 娃爾娃拉又來了！（不高興）這真糟極了！

阿 不要緊。咱們走到河邊去。那裏很好玩。

特 好，咱們去！

娃（阿妮雅和特羅費莫夫同下）

阿（在臺外）阿妮雅！阿妮雅！

（幕）

原
书
空
白
页

第三幕

樓上，一間休息室，由一道拱門，和後邊的會客室分開。爐台上的蠟燭完全點着了。聽見第二幕裏所提到的猶太樂隊，在門外樓梯口的平台上奏着樂。黃昏。會客室裏的人們，正在跳着大旋轉舞。西米歐諾夫——皮什契克的聲音，用德語喊着：『成對散步』！

跳舞的人們於是走進休息室來。第一對是皮什契克和夏洛蒂；第二對是特羅費莫夫和郎涅夫斯基太太；第三對是阿妮雅和郵政局長；第四對是娃爾娃拉和火車站長，等等等等。娃爾娃拉輕輕地哭泣，一邊跳着，一邊擦着眼淚。杜妮亞莎在最後一對裏。大家都穿過休息室又折回會客室去。

皮
(在會客室裏用法語說) 轉大圈，前後擺。……騎士們都跪下謝謝你們的貴舞。

（費爾斯穿着夜禮服，鑄着鹹鹼水，穿過休息室，下。皮什契克和特羅費莫夫走下休息室來）

皮 我是一個結實得充血的人；已經中過兩次風了；跳舞實是在我的一件若差事，可是，俗語不是說嗎，「既然隨着一羣狗蹦，你叫不叫都無所謂，可無論如何總得搖搖尾巴」。我結實得像一匹馬。我的老父親——願他的靈魂在天上安息——他當年在世的時候，總喜歡開玩笑，一提到我們的家世，就說，我們西米歐諾夫——皮什契克這一族，是羅馬皇帝卡里古拉選進元老院當參政的那匹馬嫡傳下來的。……（坐下）不過最可惜的是，我沒有錢。狗要是餓了，那就除了肉，是任憑什麼也都不相信了。（發躬聲，馬上又甦醒過來）我正跟狗一樣。……我什麼也不相信，只相信錢，錢，錢。

特 不錯，你這話很對。你的頭就有點像馬。

反 得了，像又怎麼樣，……馬也是個了不起的東西。……你還可以拿馬去換錢用呢。

（鄰室裏傳來打台球的聲音。娃爾娃拉出現在拱門後邊的會客室中）

特 (逗他) 羅巴金太太！羅巴金太太！

娃 (生氣) 發霉的紳士！

特 呸呀，我是一個發霉的紳士，我很引以為自憐。

娃 (苦痛地) 我們餓了這班樂隊，可又拿什麼錢給他們哪？(下)

特 (對皮什契克說) 你如果把這輩子到處鑽錢去付債款利息所花費的精力，都挪

去做點別的事情，我敢說，你手裏的錢，早就足夠把這世界都翻轉一個個兒的了。

皮 哲學家尼采，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很著名，又是一個有巨大智慧的人，在他的著作裏說，假造銀行鈔票是很對的。

特 什麼，你還請過尼采嗎？

皮 這……是杜妮亞莎告訴我的。不過，我窮到這樣的地步，就連造假鈔票的本錢都沒有呢。後天我非得付三百一十個盧布不可。……我已經湊足一百三十個了。(摸一摸口袋，大驚) 哎呀我的錢沒了！我把錢丟了！(哭泣) 我的錢跑到哪兒去了？(又快活起來) 噲，在這兒了，掉到口袋的裏子裏頭去了。……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郎滄夫斯太太和夏洛蒂進來）

郎 嗚呼！看一段高加索舞曲，LONELY（列歐尼德怎麼去了這麼半天？他在城裏幹什麼了？）（對杜妮阿莎說）杜妮阿莎，去問問那些樂師們要不要喫茶。

特 就各方面的可能性來推測，恐怕是拍賣沒有成交。

郎 偏偏趕上今天找了樂師們來，真是個蹩扭日子；偏偏趕上今天鬧這個跳舞會，真是個蹩扭日子。……算了，算了，也沒有什麼關係。（坐下，自己輕輕地唱着）

夏 （遞給皮什契克一疊撲克牌）這裏有一付牌。你心裏隨便想要哪一張。

皮 我已經想好了一張了。

夏 好，現在把這一疊牌洗一洗。對了。把牌放在這裏。啊，最尊貴的皮什契克先生。

（用德語說）一，二，三！……好了，看吧，你心裏所想的那張牌，就在你的旁邊那個口袋裏了。

皮 （從旁邊口袋裏掏出一張牌來）黑桃八！你變得真對。（詫異）咳！奇怪！

夏 （把一疊牌放在邊的手掌中，對特羅費莫夫說）趕快說，頂上邊頭一張牌是什麼？

特 噫，假定說是黑桃皇后吧。

夏 好！（對皮什契克說）那麼，你說，頭一張是什麼？

皮 紅心愛司。

夏 好！（她雙手一拍，那一疊紙牌就不見了）。我們今天的天氣可真好啊。

（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好像是從地板下面發出來似的，回答她）

聲 「可不是，一點也不錯，今天天氣真是可愛，小姐」。

夏 你是我的一個理想的美人。

聲 「我覺得你也很美麗，小姐」。

火 （鼓掌）好哇，腹語家小姐！

皮 （詫異）哦，奇怪！迷人的夏洛蒂。伊凡諾芙娜，我連頭帶腦，整個都深深地愛了

你了。

夏 愛了我？（聳肩）你有資格愛嗎？（用德語說）「佬好子唱出的高調不見得全順耳

特 (拍一下皮什契克的肩) 可憐你這匹老馬!

夏 現在，請注意；還有一個戲法。(從椅子上取過一條肩巾來) 這裏有一條肩巾，這是一條很漂亮的肩巾；我要把它賣掉。(搖揮肩巾) 誰想買？誰想買？

皮 (詫異) 咳，奇怪！

夏 (用德語說) 一，二，三！(她很快地把肩巾一舉，後邊變出阿妮雅來，她在鼓掌聲中，向大家鞠了一躬，很快地行了個禮，跑到她母親的身旁，去吻了一下她的母親，就跑到後邊會客室裏去了)

郎 (拍着手) 好娃！好娃！

夏 還有一次。(用德語說) 一，二，三！(把肩巾一舉，後邊又變出娃爾娃拉來，向大家鞠躬)

皮 咳，奇怪！

夏 完了。(把肩巾往皮什契克的身上一拋，行了一個敬禮，我跑進會客室裏去了)

皮 (趕快追了進去) 你這小流氓……真有你這個小姑娘的，真有你這個丫頭的。……

（下）

怎麼還不見列歐尼格的影子。他在城裏呆這麼久，究竟是幹什麼了呢，我真不懂。這個時候總應該什麼都完了：地產該已經賣成了；或者也許一直沒有成交；他爲什麼叫我懸望這麼久呢？

（盡力安慰她）我敢說一定是舅舅買到手的。

（嘲笑）自然是他買到手了。

外婆把代理權委託給了舅舅，要他用外婆的名義去買這塊地產，買好了再把押款過欄戶頭。慢這全爲的是阿妮雅。我一輩相信上帝會保佑我們，舅舅一定會買到手的。

你這位住在耶爾斯拉夫的外婆，只送來一萬五千盧，要用她的名義買這塊地產——她不信任我們，不肯多拿出錢來——這一點數目，就連利息都不夠。（兩手蒙上臉）我的命運在今天決定，我的命運……

（戲弄娃羅娃拉）羅巴金夫人！

娃 郎

(生氣) 永久的學生！從大學裏開除出來兩次了。

你何必生氣呢，娃爾娃拉？他叫你羅巴金太太，是鬧着玩的。這又有什麼不可以呢？如果你願意，很可以就嫁給羅巴金；他這個人很好，很有趣；如果你不願意呢，就不嫁給他好了；又沒有人想強迫你，我的小孩子。

我把這件事看得很認真，這我得承認，媽媽。他這個人很好，我喜歡他。

那末就嫁給他啊。我真不明白，爲什麼要拖延呢。

可是，媽媽，我不能去找着他求婚不是。整整兩年了，什麼人都跟我談到他，個個都談；唯有他自己，不是一個字不提，就是拿這件事開玩笑，我明白得很。他正在弄錢；永遠得去忙公事；他不肯爲我找麻煩。要是我稍微有一點錢的話，哪怕很少，就算是一百個盧布吧，我也早就拋開一切，遠走高飛了。我早就進了修道院

了。

(嘲弄) 那可是多麼大的福氣啊！

(對特羅費莫夫) 學生是應當知趣着點的！(哭泣，換了一個比較柔和的語調) 彼

得，你變得那麼醜了；你變得那麼老了！（住了哭泣；對郎涅夫斯基太太說）可是我沒有工作是活不下去的，媽媽。我一天到晚，每一分鐘都得有點事做。

（耶沙進來）

耶（盡量想不笑出來）艾匹阿道夫把一根台球桿子折斷了。

艾匹阿道夫這是胡鬧些什麼？誰許他玩台球的？這些個人我真不明白。（下）

耶彼得，不要再逗她了。你沒有看見嗎，她已經夠不幸的了。

特我想教她別總這樣挑剔，別總這樣好管旁人的閒事。整整這一夏天，她都沒叫阿

妮雅和我安生過；她怕我們製造什麼麻煩。這又有她的什麼事呢？我敢說我沒不

任何把柄落在她的手裏；我不會那麼庸俗。我們是超乎戀愛的！

耶那麼說，我大概是低於戀愛的了。（極端不安）為什麼列歐尼德還不同來呢？哦，

我只求知道知道地產到底賣出去了沒有！這像是一個無緣無故的災禍，叫我簡直不

知道怎麼辦好啊。……我的心裏全亂了……我會大聲哭喊出來的，我會豁出我的

命去的。彼得，救救我，找點什麼話來跟我談談，找點話來談談……

特 不論地產今天賣出去沒賣出去，那還不都是一樣？地產早就不是你的了；這是拿不

回來的了；已經沒有路子可以回頭的。鎮靜一點，柳蓀英。安德列芙娜。你不能再騙你自己了，現在你可得面對着看看事實了。

什麼事實？你可以看得出來什麼是事實，什麼不是事實；可是我似乎看的能力都喪失了，我什麼也看不見。無論什麼問題，你都能用勇氣去解決；可是，告訴我，彼得，那難道不是因為你還年青，因為你從來還沒有在受罪之中去解決過自己的問題嗎？你有勇氣向面前望，難道不只是因為你沒有見過也沒有想到過未來會有多少可怕的嗎；難道不是因為生活的真象還沒有暴露在你的眼前嗎？你比我們勇敢，誠實，深刻；可是也要替我想一想，也要體恤我指頭肚大的這麼一點點，要可憐可憐我。你難道不知道嗎？我是生在此地的，我的父母，我的祖父，當年也都住在此地；我愛這所房子；要是丟了櫻桃園，我的生命對我失去意義；如果一定非賣它不可，那麼，千萬連我也一齊都賣了吧！（擁抱特羅費莫夫，吻他的上額）我的小孩子也是在這裏淹死的。（哭泣）對我慈悲一點吧，彼得，慈心的彼得。

特 你知道我是滿心同情你的。

那 我知道，我知道，不過你說話的口氣，總得換一換。（掏出手帕來，帶出一封電報，擲在地上）我今天有多麼可憐，你想都想像不出來！無論什麼聲音都能叫我吃驚，我的心聽見什麼都跳。我全身都打顫；可是我不能把自己關起來，一個人呆着，我怕那種寂寞。彼得，不要對我忍心，我愛你，就跟愛我的親兒子一樣。我很願意叫阿妮雅嫁給你，這我可以發誓；只是你得工作，彼得，你必須先去考到了你才學位。像你這樣什麼也不做；由着命運把你東西擺佈，這可不對呀。我說的都是實話，你說對不對？你的下髯也得經經心，弄得它好看一點。我一看見你就禁不住要笑。

特 （把電報檢起來）我不想作一個神話的美男子。

那 這是從巴黎打來的。我每天都收到這麼一封。昨天剛收到過，今天又是一封。那個野蠻人又病了；情形很不好；他請我饒恕他，求我回去；我也真該到巴黎去去，陪陪他了。你別這麼板着脸釘着我，你說我可又有什麼法子呢，彼得。我可又怎麼

辦呢？他病了。他寂寞，他不幸福。誰去照料他呢？誰可以纏住他別輕生呢？誰去按着時間給他藥吃呢？歸結一句：很簡單，我愛他。我又有什麼恥於出口的呢？我愛他，我愛他。……我的愛，就像是一塊石頭，纏在我的頸子上，它把我壓到底。然而，我還是愛我這塊石頭。沒有這塊石頭我就活不了。（緊抓住特洛費莫夫的手）不要錯想了我，彼得；不要罵我！不要罵我！

特 郎 （哭泣）請千萬饒恕我的直率；不過這個人簡直可把你都騙光了。

特 郎 不，不，不！（掩上耳朵）你不應當說這個話！

特 郎 他是個流氓；什麼人都看得清楚；只有你看不明白；他是一個渺小的流氓，一個廢物。

特 郎 （生氣，但又抑制下去）你才二十六七歲，這是個低級學校的學生呢！

特 郎 那有什麼關係呢？

特 郎 如今你也該是個大人了；在你這個年紀，你也應當了解戀愛的人們的心情了。而且你自己也該去愛一個人啦，你應當戀愛了！（氣憤起來）是的，是的！你並不純潔

，你渺小，你是個滑稽人物，你虛偽……

特（大大一驚）這是什麼話呀！

郎 你說你是超乎戀愛的！其實你並沒有超乎戀愛，你只是一個費爾新所稱作不成材的東西罷了。到了你這個年紀，連一個情婦都還沒有，也應該自知是可恥的了！

特（駭愕）這簡直可怕！這叫什麼話？（用兩隻手拍着頭，很快地走到後邊會客室裏去）這簡直可怕！我受不住；我走了……（下，但立刻又回來）我們兩個人的一切關係，從此算是全完啦！（由樓梯的平台下）

郎（追着喊他）站住，彼得！不要胡鬧；我不過是開開玩笑！彼得！（一回頭）

（台上可以聽見特羅費裏夫很快地跑下樓梯，忽然一下從樓梯上跌了下去。阿妮雅和蚌爾娃拉先叫了一聲。接着又是大笑）

郎 什麼事？

（阿妮雅跑進來）

特（大笑着）彼得從樓梯上跌下去了。（又跑出去）

耶 他是一個多麼可笑的人物！

（火車站長在拱門後邊，站在會客室的中央，背誦着阿萊克塞·托爾斯泰的一首詩，「犯罪者」，大家都停住了脚步在聽，但是，才讀了幾行，平台上又奏起華爾茲舞樂來，他只好馬上就中止了朗誦。大家跳舞。特羅費莫夫，阿妮雅，娃爾娃拉，和耶涅夫斯基太太，從平台上走進來）

耶 來，彼得，來，你這純潔的靈魂。……請你原諒我。讓我們兩個人跳一回吧。

（她和特羅費莫夫跳舞。阿妮雅和娃爾娃拉跳。費爾斯上，把他的手杖立在房門邊。耶沙從會客室那邊進來，站在那裏，看着跳舞的人們）

耶 怎麼啦，公公？

費 我覺得有點不好過。老年間，參加我們跳舞會的，都是些將軍們，伯爵們，和海軍上將們，可是現在呢，我們請的全是什麼郵政局長，火車站長了，而且他們覺得來了還是給我們面子呢。我週身上下都衰敗下來了。他們的祖父，就是那位老主人，每逢我們不舒服的時候，就給我們修蠟燭。我天天喫蜂蠟，已經一直吃了二十多年

了。也許這就是我還能活着的道理。

耶 公公，你真叫我頭痛。（打呵欠）我希望你早點死，一切了結了也就算了。

費 啊！你……這不成材的東西。（又自己咕嚕起來）

（特羅費莫夫和郎涅夫斯基太太，從拱門外跳進休息室裏來）

郎 Morga（謝謝）我要坐一下。（坐下）我累了。

（阿妮雅上）

阿（興奮着）剛剛有一個人說，櫻桃園今天賣出去了。

郎 賣了？賣給誰的？

阿 沒有說清。他走了。

（阿妮雅和特羅費莫夫又去跳舞。兩個人跳到會客室裏去了）

耶 是一個老頭子在那裏閒談；一個生人。

費 列歐尼德·安德列維奇還不同來。他穿着薄衣服出去的，是一件春季大衣；不着了

涼才怪呢。咳，年青的人！

郎 這簡直急死我。耶沙，去跟那個人打聽清楚了，是賣給誰的。

耶 呷，他早走了，那個老頭子。（大笑）

郎 （惱了）你笑什麼？有什麼可歡喜的？

耶 我笑這個艾匹訶道夫，他是個可笑的人。他什麼都不成。這個「二十二個不幸！」

郎 費爾斯，如果地產賣掉了，你到什麼地方去呢？

費 隨你叫我到什麼地方，我就到什麼地方。

郎 你怎麼這個樣子？你病了嗎？你應該睡睡去。

費 （諷刺地）啊，可不是嗎，我是該睡睡去了，可是這一大堆事情，又叫誰來照顧呢？叫誰來發命令呢？家裏整個的事情，全攔在我一個人的手裏的。

耶 柳蓀美。安德列芙娜！請准我跟你叨一個光；請費心；你要是再上巴黎，我求你把
我帶了去。這裏我萬萬呆不下去了。（往四下裏望了一下，用低聲說）說又有什麼
用呢？其實你自己也看得清楚，這裏是沒有開化的地方；人們沒有道德；多無聊，
多厭倦！廚房裏的伙食真有點怕人，上邊又有老費爾斯到處咕嚕着些無意識的不相

下的話。把我帶回去吧；請多費心！

（皮什契克進來）

皮 美麗的太太，你可以賞光和我……跳一點華爾茲舞嗎？（郎涅夫斯基太太接過他的

胳膊來）可是，美麗的太太，你還是得借給我一百八十個盧布。（跳舞）借給我……

……一八十個盧布。（穿過拱門跳下）

耶 （獨自唱着）

「啊，你願不願意了解

我靈魂的煩擾啊？」

（拱門外出現了一個人影，戴着灰色高帽子，穿着棋盤格子紋的布褲，蹣跚着，搖

揮着兩臂。聽見他在外邊那裏喊：「好哇夏洛蒂·伊凡諾芙娜！」）

杜 （走進來，停住了脚步，往臉上擦粉）阿妮雅小姐叫我加入跳舞，說先生們太多，

女太太們太少。可是，費爾斯·尼古拉耶維奇，跳舞可把我跳得頭都暈了，心都跳

了；剛才郵政局那位先生對我說了些很好聽的話，啊，多麼好聽啊！叫我聽得……

點氣也喘不出來了。

費 他對你說了些什麼？

杜 他說：『你像一朵鮮花。』

耶 (打呵欠) 下流！(下)

杜 像一朵鮮花！你看我多麼像一位太太，多麼體面，我愛聽這些恭維的話。
費 這將來會把你了毀的。

(艾匹訶邁夫進來)

艾 我知道你看見我就不高興，阿芙多蒂雅。費多洛美娜，見了我就像看見個虫子似的。
(太息) 哎！人生！人生！

杜 你要幹什麼？

艾 毫無問題，也許你是對的。(太息) 可是，自然嘍，如果我冒昧用一句名詞的話，
比如說，要是從某一種觀點上看的話，請原諒我的坦白，你把我折磨得心情全變了。
我現在的心情，很能欣賞命運了；我雖然每天都會碰上一點倒楣的事情；可是我

老早已經習慣了，我能拿微笑來面對我的命運。你答應過我，雖然我……

杜 這倒沒的再問再談吧，我求你；現在可讓我清靜清靜吧；我正忙着要靜一靜心思呢

•（玩弄她的扇子）

艾 每天都有點倒楣的事情碰到我的身上，然而，讓我大胆說一句，我都是用微笑甚至用大笑來接受它們的。

（娃爾娃拉從會客室進來）

娃 （對艾匹訶道夫說）西門，你怎麼還沒有走啊？我的話你好像一點也不理會啊。（對杜妮亞莎說）你出去，杜妮亞莎。（對艾匹訶道夫說）你先是玩台球，打斷了一根桿子，後來又在會客室裏到處亂走，像是請來的一位客人似的！

艾 讓我告訴你，你的地位還不能叫我重視你的話。

娃 我不是叫你尊重我的話；我只是跟你說說。你只知道蕩來蕩去，連一點事都不做；我們憑什麼白白請這麼一位書記，那可只有天曉得了。

艾 （不快）我是否工作，是否蕩來蕩去，是否白吃飯，或者是否亂打台球，這些問題

（只有我的長輩或者懂事的人們才配裁判。）

娃（大怒）你怎麼敢這樣跟我說話！你怎麼敢這樣！我不懂事是不是？那你馬上給我

離開這裏！你聽見了沒有？馬上滾！

艾（畏縮）我得請你說話文雅一點。

娃（忘其所以）你這就立刻給我滾出去！出去！（在他向門口退出的時候，她追上去

）你這個『二十二個不幸！』給我走開！不要在我的眼前！（艾驚訝地退下）

艾（在外邊）我去告你去。

娃 什麼？你笑回來了嗎？你？（抄過門邊費爾斯留下的那根手杖）來吧！來吧！我要

教訓教訓你！你來呀？你來呀？你來就給你這一下子。

艾（廝用手杖亂砍。羅巴金恰巧進來）。然而，羅巴金大眼一瞪，露出長眼淚。

羅 多謝！很感謝。

娃（還在生着氣，可是嘲笑地說）舞不起！舞不起！舞不起！舞不起！舞不起！舞不起！

羅 沒有關係，我很感謝你這樣熱烈的接待。

娃 沒有什麼值得謝我的。(她走開，往四下裏張望一下之後，用溫柔的聲音問)我沒

有打傷了你吧？

羅 啊，沒有，沒有什麼要緊的。等一會兒這裏要起一個雞蛋大小的鼓泡就是了。

(會客室裏有一個人聲說：「葉爾莫萊·阿萊克塞維奇！羅巴金來了」。)

皮 讓我來當面見見他，讓我當面跟他談談！(他上來和羅巴金交吻)你滿身上是一股白蘭地的味道。老朋友。我們也正在玩得高興呢。

(郎涅夫斯基太太)

郎 是你呀，葉爾莫萊·阿萊克塞維奇？你們為什麼去了這麼半天？列歐尼德呢？

羅 列歐尼德·安德列維奇跟我一塊兒回來的。這就來。來讓葉爾莫萊太太……

郎 (緊張)怎麼樣了？柏買成交了嗎？告訴我，告訴我！

羅 (怕露出自己的快活來，所以窘得不知所措)四點鐘的時候，拍賣就全完了。我們

誤了火車，這才不得已等到八點半。(重重地太息了一下)呸！我有點頭暈……

(加埃夫進來。一隻手揀着一個包包，另一隻手擦着眼淚)

郎 怎麼樣了，列尼亞！說呀，列尼亞？（不耐煩地，哭起來）快着點，千萬快點說！

加 （只用手上一揮，做了一個姿式來回答她；哭着，對費耳斯說）來，接過去：：

這是些鱈魚和黑海的青魚。我一整天都沒有吃東西。主啊，我這一天過的是什麼日

子呀！（從開着的台球室門後，傳來台球相撞的聲音，和沙沙的聲音：「七，十八

！」加埃夫的語調於是變了；他不再哭了）我累得可怕。來幫我換換衣服，費爾斯

。（穿過會客室下，費爾斯隨着下去）

皮 拍賣的結果怎麼樣？說一說，把詳細情形都告訴告訴我們。

郎 櫻桃園賣出去了嗎？

羅 賣了。

郎 誰買到手的？

羅 我。

（話停了一下）

郎 （聽見這個消息，心裏一陣昏亂。要不是坐着椅子，身旁又有桌子，她早就會倒在

地上了。娃爾娃拉從腰帶上把那串鑰匙取下來，當場往地上一拋，就下去了。

是我買的。等一等；不要忙；我的頭有點暈；我現在不能說話。……（大笑）我們去的時候，德爾利加諾夫早已經到了。列歐尼德手裏只有一萬五千盧布，哪知道德爾利加諾夫一下就出到比押款還多三萬的數目。我一看這種情形，就跟他頂起來，我出到四萬。他又叫四萬五。我就叫五萬五。他五千一加，可是我一萬一加，你明白啦；……那麼，後來就定了局了，我除了押款之外還出到九萬，就把地產買過來了；現在這座櫻桃園是我的了！我的了！（大笑）老天爺萬歲！你們想想看！櫻桃園居然是我的了！隨便你們說我什麼吧，說我喝醉了也好；說我瘋了也好；說我這完全是一場夢也好！……（頓腳）不要笑我！我真希望我的父親和祖父，都從坟墓爬起來，看看這回事；看看他們的葉爾莫萊，就是當初赤着腳，到處亂跑，常常挨打的那個胡塗的葉爾莫萊，今天居然買了這一塊全世界都比不上它美的一片產業！這塊地產，是從前我的父親跟我祖父當奴隸的地方，連廚房都不準進去的地方，現在居然叫我買到了。我是在做夢吧？這許是一個幻覺吧？這不是真的吧？……這全是

你們在一片無知的雲霧當中去建立想像結果啊。（把鑰匙拾起來，深情地微笑）
她把鑰匙扔在地下，這是表示她已經不是此地的女主人了。……（搖着鑰匙叮叮噠噠地響）事情已經了，反正這不是那麼一回事？（傳進來樂師們調音的聲音）
喂，音樂家們，奏吧！我要聽聽你們。來呀大家，都來看看葉爾莫萊。羅巴金用斧子砍這座櫻桃園的吧！來看看這些樹一根一根地往下倒吧！我們要教一片地方蓋滿了別墅；要叫我們的子子孫孫在此地過一個新生活。……奏起來，音樂家們！
（樂隊奏樂。郎涅夫斯基太太攤在椅子裏，凄楚地哭着）

羅（抱怨）唉，怎麼，你怎麼不聽我說話啊？事到如今，你可沒有法子再把時辰鐘的針兒撥回去了，可憐的好太太。（哭泣）哎，讓這一切都成了過去吧！哎，讓我們那個錯亂的生活，從此改變一下吧！

皮（挽着羅巴金的路臂，低了聲音說）她哭了。我們到會客室裏去吧，讓她一個人在這裏靜一靜……走吧。（拉着羅巴金的路臂，把他拉着往會客室裏走）
羅 怎麼啦？盡力奏啊。音樂家們！讓一切都遂了我的心願吧。（諷刺地）新主人來了

，櫻桃園的翁主人來了！（無意中撞倒一張桌子上，幾乎把上邊的蠟台撞倒到地上）不要緊，我什麼都賠得起！（和皮什契克下）

（會客室和休息室裏沒有人了，只賸下郎涅夫斯基太太，一個人坐在那裏，全身縮在一處，苦楚地哭泣着。樂隊輕輕奏着音樂。阿妮雅和娃爾娃拉進來。阿妮雅走到母親面前，跪下。特羅費莫夫這時也進來，站在會客室的入口處）

阿媽！你哭了，媽媽！我親愛的，甜密的，好媽媽！親人，我愛你！我祝福你！櫻桃園賣了；什麼全完了；不錯，這確實不錯。但是，用不着哭啊，媽媽，你的面前還有未完的生命呢，你自己還有純潔而可愛的靈魂呢。跟我走，親人；離開此地。我們另外再去栽種一座新花園去，種得要比這一座還可愛。你會看得見那座新花園的，到那個時候，你也就會明白了的，那個時候，幸福，那深刻而安靜的幸福，自然會像黃昏的太陽一樣，沉落在你的靈魂裏的，那個時候你會微笑的，媽媽。走吧，我的親人，跟着我來！

（幕）

原书空白页

第八幕

景同第一幕。窗簾和畫片，都已經摘了下去。沒有運走的幾件小傢俱，都好像要出賣似的堆在一個牆角。屋子裏給人一個空曠的感覺。舞台的上方，在通到大廳去的門旁，堆疊着衣箱，包紮，等等。門開着。聽得見外邊娃爾娃拉和阿妮雅說話的聲音。

羅巴金站在那裏等着。耶沙端進來一個盤子來。盤子上放着裝滿香檳酒的幾隻無腳大玻璃杯。艾匹阿道夫正在大廳裏細一隻小箱子。景後遠處，傳來人聲的嗡嗡；是農民們都來送別來了。

耶（在最後）謝謝你們，我的孩子們，謝謝你們。

耶老百姓們都來告別了。葉爾莫萊。阿萊克塞維奇，我告訴你我對這些人的看法：他

們都是好人，可惜就是差一點。

（嗚嗚的人聲消逝了。郎涅夫斯基太太和加埃夫從大廳進來。她沒有哭，只是神色灰白，臉上的筋肉一抽一抽地跳動，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加 柳葩，你把錢口袋的底兒都翻給了他們了。這是很不對的，很不對！

郎 我有什麼法子呢，有什麼法子呢？（二人同下）

羅 （追到門口，叫着他們的背影）請到這裏來！你們到這裏來一下好不好？只來一會兒，只喝一杯，告告別。我忘記從城裏帶點酒回來了，所以只好在火車站上找來這麼一瓶。來呀。（停了一會）怎麼，你們不喝嗎？（從門口走回來）我要是早知道，就不買了。我也不喝了。（耶沙小心翼翼地，把盤子放在一把椅子上）你喝了他吧，耶沙。

耶 這一杯慶祝我們的離別！祝留在此地的人們走好運！（飲酒）這不是真香檳，你信我的話好了。

羅 八個盧布一瓶呢。（話停了一下）這真冷極了。

耶 今天沒有生火；我們就都要走了。（大笑）

羅 你笑什麼？

耶 沒什麼，只因為高興。

羅 現在已經是十月了，可是天氣還很平靜，出着太陽，跟夏天一樣。真好的天氣。（看看他的錶，對着門外說）不要忘記，還有四十七分鐘就要開車了。再呆二十分鐘，你們可就動身上車站去啦。快着點。

（特羅費莫夫穿着外衣，從門外進來）

特 我想馬上該動身了。馬車已經預備好了。我的套鞋怎麼啦？怎麼找不着啦。（向外邊叫）阿妮雅，我的套鞋不見了。到處都找不着啊！

羅 我得到卡爾考夫去一趟。就搭你們這一班車去。我要住在卡爾考夫過冬。這一陣子，一直跟着你們浪費光陰，一點事都不做，把我的頭都開得大了。沒有工作我是活不下去的，一閒起來，我這兩隻手就不知道怎麼辦好了，搖搖幌幌的，就好像不是

我的似的。

特 現在可好了，我們就要走了，你可以安安靜靜把你那生利的工作找補回來了。

羅 喝一杯吧。

特 我不喝。

羅 這麼說，你是要回莫斯科去了。

特 是的，我先把他們送到城裏，明天跟着就回莫斯科去。

羅 對了，對了；我想教授們還沒有開講呢；他們專等着你到了才講的。

特 這有什麼事。

羅 你在大學裏讀多少年了？

特 想法子找點別的玩笑好不好；老兄這一套太無味了。（找他的套鞋）聽我說，我敢說我們今後是不會再見的了，所以，讓我給你進一點忠告，作為紀念：不要總這麼搖幌你的手，把這個搖幌手的手柄改一改。蓋別墅，預言住別墅的人們將來都會各人自己有所房子，這一類的事，也跟你喜歡搖幌手是同等的廢話。不過，話雖然是這麼說，其實我還是喜歡你。你有一手細瘦的，雅緻的，像藝術家們的指頭，你

又有一個敏銳的，藝術家靈魂。

羅（擁抱他）再見了，老弟，謝謝你的一切。如果你等錢用，就從我這裏拿點去。人

特 我爲什麼要錢呢？我不要。

羅 可是你一個錢也沒有了。

特 有，我有。多謝。我繕譯了一篇稿子，得到一點錢。就在這裏，在這口袋裏呢。（

焦急地）我的套鞋怎麼到處都找不到啊。

姓（在鄰室裏）在這兒了，把你這備東西拿去！（從鄰室裏拋出一雙套鞋來）

特 你幹嗎這麼生氣呀，姓爾娃拉？哼！：：：可這不是我的套鞋呀。

羅 春天我種了三千畝罌粟，結果淨賺了四萬盧布。我那些罌粟一盛開起來，是多麼一

片美麗的圖畫啊！所以，你明白啦，我這癩就賺了四萬；我願意借給你一點，因爲

我能勻得出來。你何必拿起架子呢，這有什麼好處？我是一個農民。：：：就只就着

人和人的關係來說：：

特 你的父親是農民，我的父親是個藥劑師；我們中間找不出一點什麼關係來。（羅巴

金掏出一個夾着鈔票的袖珍簿來，收起來。：：就是你給我二十萬，我也不收。我是一個自由人；所有你這一類的人，無論是窮的富的，沒有一樣東西能夠對我發生一點效力；你們那些東西，在我看來，也不過像柳絮一樣，輕得在空中隨風飄盪。我沒有你們也可以有辦法，我可以邁着你們去；我又堅強，又自傲。人類朝着最高的真理前進，朝着這地上可能的最大幸福前進，而我就是在其中最前的一列裏進行的。

羅 你能夠達到那個目的嗎？

特 可以。（話停了一下）我自己總要達到的，不然的話，我也要把這條路子指點給別人。（遠處傳來斧子砍樹的聲音）

羅 好了，再見吧，老弟；夠動身的時候了。我們儘管在這裏彼此吹噓，可是實際生活就像水一樣不停的流過去，一點也沒有聽我們的。我惟有在工作得很久而還不覺得累的時候，心裏才覺得從容，我才像似懂得了爲什麼活着。可是，全國大多數的人，生下來究竟是爲了什麼，那恐怕只有上帝一個人知道了。：：然而；咳，這一點

又有誰理會過呢，這一點兒也沒有影響到實際生活裏的工作分配情形。據說列歐尼德謀到了一個位置；他要進銀行了，六千盧布一年。：：他不會幹得久的，他太懶

阿（上，站在門口）媽媽說，請你好不好等媽媽走了之後再砍園子裏的樹呢？

特真的，難道你連這一點人情世故都不懂得嗎？（由大廳下）

羅自然可以，我馬上就去叫他們打住。——這些人夠多麼蠢！

阿（隨特羅費莫夫下）

阿費爾斯已經送到醫院裏去了嗎？

耶我今天早晨囑咐過他們了。我想他們一定把他送去了。

阿（艾非阿道夫正經過，對艾匹阿道夫說）西門潘泰列耶奇，請你去看一看，費爾斯

是不是已經送進醫院去了。

耶（不高興）我今天早晨已經告訴埃弋爾了。再去問一百遍又有什麼用呢？

艾要是照着我的結論看，我們這位百歲的朋友，幾乎一點都不值得修理了；現在該送

他看見祖先了。（把一隻衣箱放在一個薄板箱子上邊，把薄板壓碎）你別看，是不！我早知道就會有這麼一手的！（下）

耶（擲榆地）二十二個不幸！

娃（在外邊）費爾森送進醫院了嗎！

阿送去了。

娃那他們爲什麼沒有把字條帶去呢？

阿我們得跟送去。（下）

娃（在鄰室裏）耶沙在哪兒呢？告訴他，他的母親來了，來跟他告別的。

耶（做出一副不耐煩的姿式）就是學聖人的耐性，也都受不了！

（杜妮亞沙忙着整理行李。看見耶沙是一個人，就走近他的身旁）

杜你只再看我一眼。可以吧，耶沙。你就要走了，你就要離開我了。（哭泣，兩臂撲在耶沙的頭上）

耶哭有什麼用呢？（嗅香檳酒）六天以後，我就又回到巴黎去了。明天我們坐上快車

，一直就走了，那就是我們的永別！我幾乎都不敢相信這會是真的。（法蘭西萬歲）……此地對我太不合適。我連聽見這個地方的名字都受不了……這是沒有辦法的。這種野蠻情形，可叫我看夠了；可把我餓夠了。（嚼香檳）哭又有什麼用？要作一個好姑娘，那你就沒有哭的必要了。

杜（照着鏡子，往臉上擦粉）到巴黎給我寄封信來。我一直十分喜歡你，耶沙，一直十分喜歡你。我是一個經不起什麼的人，耶沙。

耶 有人來了。（趕緊又去忙着弄行李，低聲哼着歌）

爭（郎涅夫斯基太太，加埃夫，阿妮雅，和夏洛蒂上）

加 我們得走了；差不多到時候了。（用眼釘着耶沙）是誰渾身的煙青魚味？

郎 十分鐘之後，我們可就得上馬車了。（把房子四下都看一看）再見了，親愛的老房子；再見了，老人家！等冬天過去，新春再來的時候，你可就不再存在了；那個時候，恐怕他們已經把你拆倒了。唉，想想這幾面牆當初看見過多少的滄桑啊！（熱情地吻（妮雅）怎麼，我的寶貝，你的臉發着光芒，你的眼睛一閃一閃的，亮得像

是一對金鑽石。你快活嗎？——很快活嗎？

阿 快活，快活得很。我們正開始了一個新生活，媽媽。

加 (高興) 她的話對極了；現在什麼事都算順序了。在櫻桃園沒有賣掉之前，我們一直都緊張着，痛苦着；等到最後，事情一解決而無可再挽救之後，大家也就都鎮定下來了，就又覺得快活了。如今我是一個銀行辦事員了；我是一個金融家了。——紅球進中兜！而你呢，柳葩，無論你怎麼說，也比以前的神色好看得多了，這是毫無疑問的。

郎 是啊，我的神經鬆快得多了；這倒很是實話。(加埃夫幫着她穿好了衣服，戴上帽子) 現在我也睡得很塌實了。耶沙，把我的東西都拿出來。我們得走了。(對阿妮雅說) 我們不久就要見面的，乖。——我到巴黎去了；就用你外婆從耶爾斯拉夫送來買地產的這筆錢，在那裏去過日子。求上帝保佑你的外婆！我只怕這點錢經不久啊。

阿 要記得及早及早回來，不忘記吧，媽媽？我現在去讀書，等到中學畢業之後，找一

個位置來幫你的忙。到那個時候，我們在一起讀書，讀各式各樣的書，不好嗎，媽媽？（吻她母親的一隻手）我們將來在漫長的秋夜裏讀書，我們要讀一堆一堆的書，那個時候，會有一個又新又美的世界，在我們面前展開的。——（遐想）——要記着回來，媽媽！

郎 我要回來的，我的天使。（擁抱阿妮雅）

（羅巴金進來。夏洛蒂輕輕地唱）

加 夏洛蒂真快活，她唱起來了。

夏 （拿起一綑破布，像襁褓中的嬰兒那樣抱着）別做聲，貝貝，在樹頂上——（嬰兒答應的聲音，「哇，哇。」）別做聲，我的小寶貝，別哭啊，我的小孩子！（「哇，哇。」）你再哭可就哭碎了你媽媽的心了。（她把布綑又拋在地上）請你們不要忘記給我找一個新職業，我沒有工作是不行的。

羅 夏洛蒂，伊凡諾芙娜，我們總會給你找一個新職業的，放心罷。

加 個個都離開我們了。娃爾娃拉也要走了；似乎沒有人需要我們了。

皮 我城裏沒有地方可住。這裏又不得不走。（哼着一個調子）反正還不是一樣？

（皮什契克進來）

羅 嘿，大自然的傑作！

皮 （喘息未定）喂，喂，先叫我喘過點氣來！——我完了！——我的高貴朋友們！——

——給我點水。

加 我想，又是要用點錢吧。辦不到，對不起，我要躲開這塊是非之地了。（下）

皮 上次分手之後，好像已經有多少年沒來了。（對羅巴金說）你也在？遇見你我很高

興。你這個絕頂聰明的人，把這個拿去；這是你的。（把錢交給羅巴金）四百盧布

！還欠你八百四十。

羅 （心裏喜歡；聳肩）這簡直像是在做夢啊！你從那兒弄來的錢？

皮 等一會兒。——我熱——這是一件特別的意外！有幾個英國人，在我的地皮裏發

現了一種白膠泥。（對郎涅夫斯基太太說）這四百還給你，可愛的美麗的太太。（

把錢交給她）其餘的等下次。（喝水）就是剛才，火車上還有一個青年，說某……

某一個大哲學家勸我們大家都跳樓自殺。——跳吧，他說，一跳什麼就都可以了結了。（露出一副驚詫的神色）你想，這夠……再來點水！

羅 這些英國人是幹什麼的？

皮 我把那塊地皮，連上頭的膠泥，一齊租給他們二十四年。我現在沒有一點閒功夫。

——我這得跟着就去還賬去。還得到斯諾益考夫，卡爾達莫夫洛夫那幾家去。——什麼人的錢我都欠。（啣水）再見了；到星期四我再來啟稟。

郎 我們正要搬進城去，明天我就出國了。

皮 什麼！（大驚）你們為什麼要搬城裏去呀？

怎麼，這些傢俱都是怎麼啦？——還有這些鐵箱子？——噢，是嘍。（哭泣）是嘍

。可說真是聰明透了啊！——那些英國人。是嘍。快活着點吧。上帝會保佑你們的！

——是嘍。世上無論什麼事都沒有不了之局的。（吻郎涅夫斯基太太的手）等到有一天我死了結的時候，消息傳到你——跟前，可請你千萬想一想我這個……這個比如說是，老馬啊呀，千萬說一句，「從前有那麼一個西米歐諾夫——皮什契克，祝他的

靈魂在天上安息。」——我們今天天氣可真特別好哇啊。是嘍；（深深感動地走出去。可是馬上又折回來，站在門口說）我的女兒達深卡叫我帶話問你好。（下）

現在我們可以走了。只有兩件事情，我的心裏還放不下。一件是可憐的老費爾斯。

（看看自己的錶）我們還可以再呆五分鐘。

阿 費爾斯已經送進醫院裏去了，媽媽。是耶沙夫早晨送去的。

耶 我第二樣不安的事，是娃爾娃拉。她一向是一大早就起來，成天不停腳地工作的，現在一閒下來，她可就成了失了水的魚了。她近來又瘦又黃，又容易掉眼淚，這個可憐的孩子。——（話停一下）葉爾莫萊·阿萊克塞維奇，你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我老是想——希望能看見她嫁給你，而據我所見到的，你也正在物色一個妻子（對阿妮雅耳語，阿妮雅向娃爾娃拉點點頭，兩個人都下去）她愛你，你也喜愛他；我就不明白，為什麼你們兩個人總好像你躲着我我躲着你的呢。我真不明白。

耶 說實話，我也不明白為什麼。看起來也覺得很奇怪。可惜現在來不及了，不然的話，我立刻就辦。辦了啦它，也就算啦。不過要不是你這麼說，我總覺得好像永遠

不應該向來。婚似的。

郎 好妙的想法！可是，這也不過是一分鐘的事啊。我馬上就叫她來。

羅 這裏連香檳酒都預備好了。（看看那幾隻杯子）空啦；誰都給吃光了。（耶沙咳嗽）這真是俗語所說的，一口吞完，機會別錯啊！

郎 （精神神地）好！我們大家全躲開。——走開，耶沙。我去叫她來。

（站在門口）娃爾娃拉，把事情放下，先到這裏來。來呀（帶着耶沙下）

羅 （看看他的錶）對了。——（停了一下）

（門外發出一個強壓下去的大笑聲；接着又是耳語聲；最後，娃爾娃拉上）

娃 （檢查行李）好奇怪；怎麼什麼地方也找不着呢——

羅 你找什麼？

娃 是我自己打的行李，可是連我自己都記不得了。

（話停了一下）

羅 你今天要到什麼地方去，娃爾娃拉。米戒洛美耶？

娃 我嗎？我要到拉古林家去。他們僱我去替他們管家，去作個管家或者什麼的。

羅 噢，是在耶希涅沃吧？離這裏大約有五十里。（話停了一下）哎，如今這所房子辦的生活，就算這麼完結了。

娃 （查看行李）弄到那兒去了呢？也許是我把它放在大箱子裏去了。——是的，這裏的生活現在就算結束了；不會再有了。……

羅 我馬上就要到卡爾考夫去。……跟他們搭一班車，有很多的事得做。我把艾匹訶道夫留下，照管這個地方，我把他僱下來了。

娃 你？

羅 去年這個時候，已經下雪了，你也許還記得；可是現在你看，又晴朗又有太陽。不過天氣究竟冷了，已經降到三度了。

娃 是嗎？我沒有看。（話停了一下）而且，寒暑表也被了。

（話停了一下）

聲（在門外邊院子裏叫）葉爾莫萊·阿萊，塞維奇！

羅 (好像他早就只等着別人這麼一叫似的) 我就來! (急急忙忙下。)

(娃爾娃拉頹坐在地板上，把頭扒在衣服包綑上，輕輕地啜泣。門開了，郎涅夫基太太小心翼翼地走進來)

郎 怎麼樣? (話停了一下) 咳，走吧!

娃 (擦擦眼淚，不再哭了) 是的，到時候了，媽媽。我今天就到拉古林家去，只要我誤不了火車。

郎 (向外邊招呼) 阿妮雅，把你的衣服穿好，帽子戴上。

(阿妮雅進來。加埃夫和夏洛蒂隨着上。加埃夫穿着一件破外衣，領上垂着風帽。僕人們和趕車的人們都進來。艾匹阿道天忙着照料他們搬行李)

郎 現在我們可以開始我們的行程了。

阿 (高興) 我們可以開始我們的行程了!

加 朋友們，我敬愛的朋友們! 現在我們跟這所房子要永別了，還能再叫我緘默嗎? 還能再禁住我不許我把此刻充滿了我心裏的情緒表現出來嗎?

阿雷（懇求）舅舅！

娃娃舅舅，有什麼用啊？

加（淒涼地）打五分進中兜。我不說了。

特（特羅費莫夫進來，羅巴金跟着上）

特（走吧，夠動身的時候了。）

羅（艾匹阿道夫，我的外衣。）

加（我得在這裏再坐一分鐘。這房子裏的西面牆，連個天花板，我都好像從來沒有理會

過似的。現在我裏走了，心裏對他們說不出有多麼深切的愛戀，我要像餓了似的睜

眼（看它們看一看。）

加（我還記得，我六歲的時候，在聖濟節的星期日，我怎樣的坐在這個窗口，望着父親

走出門到禮拜堂去。）

加（所有的東西都清出去了嗎？）

羅（一邊穿着外衣，一邊對艾匹阿道夫說）要照料着

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艾匹阿道夫。

艾（相啞的聲音）你信任我好了，蘇爾莫萊·阿萊克索維奇。

羅 你的聲音怎麼了？

艾 我剛剛喝了一口水。我吞了點東西下去。

耶（舉視地）下流！

郎 我們走吧，這裏連一個魂靈都留不下了。

羅 等到明年春天可就——

（娃爾娃拉從衣服包細裏抽出一把陽傘，揮起來好像要打人似的。羅巴金假裝害怕。）

娃 不要這樣胡鬧！這件事我從來都沒有想到過。

特 走吧，我們頂好上車去吧。夠動身的時候了。火車馬上就要進站了。

娃 彼得，你的套鞋在這兒了，就在那個衣箱旁邊。（哭泣）多麼髒的東西！

特（穿上套鞋）走吧。

加 (很受感動，但是又怕哭出來) 火……車站……打紅球五分進中兜；把白球撞回來，進角兜……

郎 走吧！

羅 人都全了嗎？這間屋子，沒有人呆在裏邊吧？(把左邊那間的房門鎖上) 這間屋子裏准了許多東西，必須把它鎖好了。走吧。

阿 再見了，房子！再見了，舊生活！

特 歡迎，新生活！

(特羅費莫夫和阿妮雅下。婁爾娃拉四下裏望着房子，慢慢地下去。耶沙和夏洛蒂牽着她的狗溜下)

羅 那麼，春天再見啦。去吧，大家。再見了！(下)

(惟有郎涅夫斯基太太和加埃夫還留着。他們似乎早就等着大家走淨了這個機會的。兄妹互相用雙臂擁抱頸頸，抑制着，小聲地啜泣，怕被外邊的人們聽見)

加 (絕望中) 我的妹妹！我的妹妹！

郎 哎，我這座親愛的，甜蜜的，寶貴的櫻桃園！我的生命！我的幸福！永別了！永別了！

丁！

阿 （在外邊高興地呼喊）媽媽！

特 （在外邊，高興，興奮）嗚——喂！

郎 這些面牆，這些扇窗子，讓我再看它最後一眼吧。——我們親愛的母親，從前總是喜歡在這間屋子裏面走來走去的。

加 我的妹妹！我的妹妹！

阿 （在外邊喊）媽媽！

郎 我們來了。（下）

（舞台這個時候空空的。只聽外邊所有的門都陸續下了鎖，馬車也趕走了。一切都寂靜了。在寂靜的當中，園子裏傳來斧子砍到樹上的丁丁之聲，迴響着一種淒涼，一種寂寞。忽然傳來一個人的腳步的聲音。費爾斯出現在右邊的門口。他依然穿着一件長尾上衣，白背心；可是腳下拖着拖鞋。他病了。）

（走到左邊的門口，轉一轉門鎖）鎖了。他們已經走了。（坐在沙發上）他們我
忘了。沒有關係！我就在這裏坐一坐好了。列歐尼德走的時候，一定趕穿的是布衣
沒有把皮衣服換上。（焦急地太息）他以後可沒有我來照料他了。華清的小孩子！
（又咕噥了一些令人聽不明白的話）生命過去得真快啊，快得就好像從來沒有活過
似的。（躺下）我要騎一騎。咳，你身上一點力量都沒有了；什麼都完了，什麼都
完了，哎，你呀，你——這個不成材的東西！

（他躺在那里，一動也不動了。遠處傳來了一種像是絃索繃斷了的聲音，這聲
音彷彿從天上傳過來的，跟着又消逝去了，留下一種悲哀的餘響。一片寂靜。打破
靜寂的，只有櫻桃園裏遠處斧子伐到樹上叮了叮之聲。）

「櫻桃園」譯後記

「櫻桃園」是A.契訶夫的「天鵝歌」，是他最後的一首抒情詩。

在他死前的兩三年以內，小說寫得很少，兩年之間，只寫了兩篇的樣子。這，一方面固然因為他的工作態度愈來愈誠懇，寬愜，而深刻了，但另一方面，他的病症已經入了膏肓，體力難於支持寫作的辛苦，也是事實。「櫻桃園」是在苦痛中掙扎着完成的。他從來沒有一篇小說或者一個劇本，像「櫻桃園」寫得這樣慢。它不是一口氣寫成的；每天只勉強從筆下抽出四五行。這一本戲，是我們的文藝巨人臨終所呼出的最後一息，是契訶夫靈魂不肯隨着肉體的消逝而表現出一個不撓的意志和遺囑。

在一八九九年春季，契訶夫從勃到了莫斯科，又踏進了久別的戲劇活動領域，被邀去參加藝術劇院開幕劇「沙皇費多爾」的彩排。就在這個機緣裏，他認識了丹欽柯的學生、女演員克妮波爾(Oles Krippa)。克妮波爾漸漸和契訶夫的妹妹瑪麗雅熟識起來之後，就和這位夙所崇拜的作家，發生了親密的友誼。他們或者在一起旅行，或者頻繁

知通書信，有時候克姆波爾又到耶爾塔的別墅裏去盤桓幾天。一九〇〇年八月，他們訂婚；次年夏天，結婚。我們並不想在這裏給契訶夫作一個生活的週年紀錄，但，這一段戀愛的故事，在契訶夫的心情上，確是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在肺病的纏綿和孤獨寂寥的襲擊之下，生活上又降臨了第二次的青春；他的衰弱的身體，又被幸福支持起來，才愉快地成就了更多的創作。也許沒有這個幸福，「三姊妹」，至少是「櫻桃園」，也許不會出現。所以，「櫻桃園」是契訶夫最後的一個生命力的火花。

然而，他和克姆波爾結婚，並不是沒有帶來另外的痛苦。愛得愈深，這個痛苦也就愈大；克姆波爾是著名的女演員，在冬季非留在莫斯科的舞台上不可；而契訶夫的病，又非羈留在南方小鎮耶爾塔不可。他一個人留在耶爾塔過冬，離開心愛的太太，離開心愛的朋友，以契訶夫這樣一個喜愛熱鬧的人，要他在荒涼的小鎮裏，成天聽着百聲，孤單地坐在火爐的旁邊，咳嗽着，咳嗽一次痰沫，便吐在一個紙筒內，然後把這個紙筒拋在火裏燒掉，夠多麼淒涼！而他自己又是一個醫生，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壽命不久即將結束！而同時莫斯科藝術劇院，還在等着他的新劇本。他自己也還有許多寶藏在內心的

力量與語言，還沒有充份發揮出來，於是，在「三姊妹」完成了之後，便開始動筆起草「櫻桃園」。在這種環境，心情，與體力之下，他在寫作上感受了多少生命之掙扎的痛苦！一面是死的無形之手在緊緊抓住他，一面他盡力和死亡搏鬥，用意志維持着創造的時日。這裏，從他給他的太太所寫的信中，我們摘取幾段他自己的敘述，可以藉此明瞭他寫「櫻桃園」時的心緒：

「看來，這就是我的命運了。我愛你，而且，即或你用手杖打我，我依然繼續着愛下去。……這裏除了雪與霧以外，就沒有一樣別的新東西了。一切總是老樣子。雨水從屋頂滴下來，已經有了春天的喧響之聲了；可是，如果你從窗子望出去，景象還是冬天。到我的夢中來吧，我的親人。」

「我要寫一個通俗戲，但天氣太冷。屋子裏而冷得使我不得不踱來踱去，好叫身上暖和一點。」

「我盡力一天寫四行，而連這四行差不多都成了不可忍受的痛苦。」

「天氣真可怕，狂吼的北風在吹着，樹木都吹倒了。我很平安。正在寫着。寫得固

然很慢，但究竟總算是在寫着了。」

「我好像是暖和不起來。我試着坐到臥房裏去寫，但還是沒有用：我的背被爐火烤得很熱，可是我的胸部與兩臂還是冷的。在這種充軍的生活中，我覺得似乎連自己的性格全毀了，爲了這個原故，我的整個人也全毀了。」

「啊，我的親人，我誠懇地向你說，如果我現在不是一個作家，那會給予我多麼大的快樂呀！」

在他給丹欽柯的一封信裏，他說：

「這裏的厭倦真怕人。白天，我還可以設法用工作來忘掉自己，可是一到夜晚，失眠就來了。當你們在莫斯科剛演到第二幕時，我已經上床睡了。而天還未亮，我又已經起來了。你替我想像一下這種滋味：天黑着，風吼着，雨水打着窗子！」

契訶夫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把「櫻桃園」慢慢地一行一行寫成的。一九〇三年十月十二日，他在寄給丹欽柯的信上說：「如此，我的忍耐與你的等待，都居然得到勝利了。戲寫完了，全都寫完了，明天晚上，或者至遲十四日早晨，我就給你寄到莫斯科去。」

。如果你覺得有什麼必須修改之處，在我都無所謂。這本戲最壞的一點，是沒有一氣呵成，而是在很長很長的時間內，陸陸續續寫的。因此，它一定會給人一個好像是勉強拉出來的印象；好吧，我們等着試試再看看吧。」

莫斯科冬季的濃霧，本來極不利於契訶夫的肺病，然而他是不能生活在孤獨之中的，他永遠喜歡面前有心愛好的朋友們。在「櫻桃園」寫成了以後，他就向他的太太和醫生抗議，說自己也是一個醫生，深知道南方的霧雨對自己不利，而莫斯科冬季的濃霧，却沒有什麼關係。他寄給瓦妮波爾的一封信上，這樣說：

「我親愛的女指導者，太太羣中最嚴峻的一位太太；只要你准許我到莫斯科去，我答應你在那裏只吃扁豆，什麼別的都不吃，我這答應你，在丹欽柯和維希涅夫斯基一進門的時候，我就站起來致敬。說實話，要是在耶爾塔再住下去，我可實在再也不能忍受了，我必須逃開耶爾塔的水和耶爾塔像鷹的空氣，你們這些文化人，現在該是了解我住在此地一向比住在莫斯科壞到無可比擬的地步的時候了。但求你能知道這裏的爾點打在屋頂上有多麼淒涼，而我又多麼強烈地想見一見我的太太就好了！我真有一個太太嗎？」

那麼，她又在那兒了呢？」

終於，一九〇三年，俄國舊曆十二月初，在「櫻桃園」排練得正緊張的時候，他到了莫斯科，他見到了自己的太太，自己的朋友，每天包圍着他的，都是能給他貢獻些愉快的人們。他最初很想在排演當中能起一個作用，所以每次必要到場，然而，演員們正在摸索的過程中進行着，往往使他很不滿意，再加上其中有一兩個演員，確也未能勝任，因而處處都容易激怒他。演員們向他請求解釋，他又是像照例的問答一樣，只能說幾句極簡短而概括的話，大家摸不着頭腦，於是更加錯亂起來。四五次之後，他的興趣大減低，因此，就不再出席了。

契訶夫的劇本，在初次上演的時候，永遠不能立刻被觀眾接受，再加上一「海鷗」在聖彼得堡初演失敗所給他的打擊很深，使他每次對初演都懷着戒懼之心。這並不是自卑心理的表現，而是對庸俗社會的不信任。比如，在「三姊妹」初演的時候，他藉故溜到意大利去，從尼斯旅行到阿爾吉爾，然後又回到意大利，很快地又從皮沙（Pisa）跑到佛羅倫斯，再由佛羅倫斯跑到羅馬，成心要避開得到初演結果的消息。等他再回到尼斯

，知道「三姊妹」確是成功了的時候，寫信對克妮波爾說：

「我覺得這齣戲像是失敗了；不過，對我還不是一樣？……我就要棄絕劇場了，再也不會給劇場寫作了。在德國，瑞典，甚至在西班牙，都可能給劇場寫作，單單在俄國就不可能，俄國的戲劇作家，不能得到人家的尊敬，被人家用長鞭子踢，他們的成功與失敗，也從來沒有人原諒的。」

現在，他自然又為「櫻桃園」憂慮起來。他對丹欽柯說：「你花三千個盧布把它一次買去了吧。」丹欽柯回答說：「我願意每一冬季送給你一萬，而且，藝術劇院以外的演出稅還不在內。」契訶夫，和一向的習慣一樣，只是搖搖他的頭，表示拒絕。

「櫻桃園」初演於藝術劇院的契訶夫命名日。當晚，在演戲之前，舉行一個紀念會，慶祝他的文藝寫作的二十五週年。他本來不願意到場，然而，全莫斯科都好像有一種預感，覺得這位心愛的作家的生命，恐怕不久就要結束了，這恐怕是能見到他的最後一個機會了，所以，文藝界，戲劇界，和一切社會團體的重要人物，都聚到劇場裏來，要求面向契訶夫致敬。經過幾次懇勸，契訶夫終於降臨了，全場對他的表示，又誠懇，又

動人，而丹欽柯代表藝術劇院向他致詞中的一段，尤其深刻而有意義：

「我們藝術劇院能達到今天這個程度，全應該歸功於你的天才，你的溫暖的心地，和你的純潔的靈魂；所以你簡直就可以這樣說：『莫斯科藝術劇院，就是我的劇場。』」

「櫻桃園」經過幾次略微的修改之後，上演的成績很優越，觀眾的感度也很熱誠。這給予他的靈魂上一個很大的安慰。他那一生都像負着千斤重石的兩肩，到這個時候，才算輕鬆了一下，他自己也覺得有繼續活下去的權利了，即或從此不再寫作，而只當一個平庸的國民，也覺得有了意義。他的心裏，從此才把因長久不被人了解而受的苦痛拋開，才略微感到平靜，然而，不幸地，死亡馬上就來和他清算了。他在一九〇四年六月三日（舊歷十六）移居到德國以療養肺病著稱的巴登維勒（Badenweiler），而七月二日，便與世長辭。據他的太太說，他在氣絕之前，用很大聲音的德語向醫生說：「我要死了」。說完，拾起酒杯，臉上發着奇異的微笑，說：「我很久沒有嘗香檳酒了」，安靜靜地那一杯酒喝乾，然後，向左一翻身，就永無聲息了。

契阿夫本來計劃要寫另外一個劇本——，兩個好友因為同愛一個少女，為了解除這

種痛苦，一齊逃亡到北冰洋，每天遙望着南方，有一天，洋上遠遠地沉破了一隻巨船，兩個人呆呆地在那裏望着，望着那遙遠國裏的愛——但是這個劇本沒有動手。所以「櫻桃園」變成了他的天鵝之歌。

契訶夫的創造進程，是緩慢的漸進的，他一下子把劇本的一切都想出。最初他只要把握住一個主題，這個主題，便是當日生活的脈動。在他構思「櫻桃園」的佈局及人物之前，一個力量，一個念頭，首先在他的心中成熟，成熟得顯露地想往外面跳，這將他不能不寫。九十年代的崩潰是必然的；封建與專制的沒落，是已經來臨了；沙皇的暴政只能對內勒死人民的生活，對外招來日俄戰爭的慘敗；而全國智識份子，在這個時候，雖是每個人都懷着一個希望較好生活降臨的幻想，然而因為久被壓迫在勤勞的力量之下，都失去了行動，只在空談，只在憂鬱，抱怨，太息。時代的崩潰既是必然的，那麼，這一羣不肯推翻現實的寄生物，隨之消滅，也必是必然的了。契訶夫把握住這個主題之後，才去默想他的人物。這些人物，在他的心中，經過很多時間的孕育和發展，經過很

多的觀察，參攷，和現實人物典型的模擬，逐漸在他心裏成形。人物的性格氣質定型之後，他才開始用很厚的一個筆記簿，給這些人物搜集材料，如故事，動作，與對話。無論走到什麼地方，看見些什麼，遇到些什麼人，或者讀到些什麼獨立的句子，偶然想到些什麼，凡是對他已經構思成熟的人物特性有關的，都隨時紀錄在這一本簿子裏。一直到這些特徵的零碎紀錄，在他看來，足夠寫成一個人物的時候，他才給劇本分幕。分幕的方法，並不以故事為出發點，而首先要去尋找適宜的情調。如「櫻桃園」的第一幕，是一個惱人的春天，晨曦，家人的團聚，理想之憧憬……，而第二幕是懶散，空談，傷感，半歇斯迭里亞的人物；動盪與矛盾的心情；第三幕，荒涼的夜晚，各人懷着各人的憂鬱，自私，人類靈魂之無法溝通，矛盾之增強；第四幕，崩潰，絕望，別離……等等。他就照着這些情調一幕一幕地往下寫。這樣，在他繼續寫下去的時候，人物就不會再有變動。戲劇故事，在契訶夫看來，是應該任其自然地展發的，他是不相信勉強拉進去許多穿插的方法，他的戲劇，出發於能以表現主題，能以表現現實生活之脈動的特徵人物，而不出發於故事。必須是因為有這些人物生活在這樣的環圈中，才自然會產生這些

行動——這些故事。現實生活裏的行動，都是緩緩地在發展着的，沒有明顯的邏輯，更沒有千年的大事，一下全在兩小時以內一齊發生的現象。人類的行動，全是隨着偶然的機遇與相逢而展開的，不是根據作者的邏輯所決定的。而，最特徵的行動，又不是巨大的，或有戲劇性的，那些反爾都是最瑣碎最不經心的自然表現，同時，大多數的人民，並不去決定他們的命運，只任由着命運去決定。平凡的人們，像是一部棋子，被一個巨大而無形的手，在擺佈着。這並不是說大多數的人民，都是宿命主義者，而是說，他們連宿命的意識都沒有，生活使他們麻木，痛苦使他們失去了知覺。生活裏，不是每一個人都清醒着，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革命的意識，惡的既不是理智地在作惡，而向善的行動，也只是環境壓迫的結果。整個社會就這樣像網一樣地交織着，清醒的與愚昧的，荒謬的與正義的，高貴的與卑賤的。智慧的與愚蠢的，都交織在一起，成爲一個和聲，成爲一個交響樂。不但人與人之間起着這樣的共鳴，即在人與環境之間，也起着共鳴：這也是現實的特徵。所以，有些地方傳來絃索編斷的聲響，有些地方又有漫彈着淒涼調子的吉它琴，哀吟着歌曲，白頭鳥在唱着春曉，低馬車在喧叫着降臨，空桐而沉着的一道

一道房門的下鎖聲響，向舊世紀道着訣別，而遠遠地又有牧童吹着蘆笛。

——這就是契訶夫所介紹的現實之節奏。

——他的人物就在這個節奏裏活着。

「櫻桃園」裏的人物，和他的其他劇本一樣，都有現實中活人的模型，作他們產生的源泉。一九〇二年夏天，當他帶着克妮波爾住在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別墅「柳碧木裏」（Lidniovskaya）的時候，就開始構想這些人物了。這座別墅，座落在莫斯科附近，從那裏延着東部古偉的松杉森林，坐四十分鐘的火車，再換馬車走三俄里，就可以到達。那裏有一條歷史名字的河流，叫作克里雅茲瑪（Kryazhma），契訶夫是最喜歡釣魚的，在那裏，大部份時間就消磨在垂竿之上。一邊釣着魚，一邊，一個古老的家庭，一個即將破產的地主的房舍，來到他的想像之中，櫻桃樹枝探進那間育兒室的窗子裏來，開着白花。這座房子，若干年來都沒有改變過樣子，從女主人的嬰兒時代起，一直到她的流亡止；什麼都沒有改，只是沒有一點用處，這是封建主義的象徵。不但屋子沒有變動，就是這所房子裏的生活，也一點沒有改變過。主人，那涅夫斯基太太，便是一個

緊抱住封建社會的階層的象徵。她徒有空想，熱情，而不顧現實，把精力完全浪費在浪漫的羅曼斯上；她緊緊追戀着舊有的光榮與既成而已無用的產業不放，不肯面對已經降臨的崩潰的必然性；雖然自己已感覺到無法生活，可是依然過揮霍的日子，自己給自己促進破亡的時日。契訶夫最初所想像的郎涅夫斯基太太，據他自己說，「應該是一個很奇怪的老太婆。她常常向傭人們去借錢。」後來，他寫她常向暴發戶羅巴金借錢——她的殘喘，不得不藉着乞憐於新興的階級來維持了。

他想，郎涅夫斯基的弟弟，應該是一個典型的世紀末正在沒落着的俄國智識份子，正如他所指責的，是「什麼也不尋求，什麼也不做，同時也實在沒有工作的能力。……什麼也不學，什麼嚴肅的東西也不讀，絕對什麼也不做，每天只在那兒空談科學，對於藝術，懂得很少，甚至一點都不懂。……只高談哲理；……」的一個人物，所以，加耶夫，每天只沈湎於打台球的遊戲上，或者只去看一看滑稽戲；他雖然已經五十一歲了，在老僕人費爾斯的心目中，還是一棵「小樹」，一個「年青的孩子」，整天吃着糖果，沒有僕人給脫衣服便不能上床去睡，或者便會穿錯了襪子。他整個是舊社會的寄生蟲，裝

斷言，他自稱為自由主義者，自以為懷着「善與社會」的意識，而這在我們看來，只是「一個對自己和對別人的一個消遣」。他把精力和熱情，完全放在維護舊的破的與無用的東西上去——他能對一座舊碗棚發表一大段酸惡的演說，他能指責自己親妹妹的缺點，可是，並不作一點實際行動的打算，並且對提倡改革現狀的人們加以咒罵和攻擊。他只夢想着舊社會能發一次慈悲，或者得到嫡母的一筆遺產，或者有一個富翁把他的外甥女娶了去。這樣的一幕，終於要隨着時代的崩潰同時滅亡，豈不是必然的？豈不是毫無疑義的？老僕費爾斯，象徵着這樣落後的一幕怎樣見證着新時代的來臨而絕了最後的一口氣。

其他的人物，也都是他住在「柳碧木嘉」別墅和別處，根據接觸到的人物所造成的混型。夏綠蒂是一個英國女人的化身。這個賣藝出身的女人，就住在別墅的左鄰，時常和契訶夫過從。她這個人的外形很特殊，又瘦又小，喜歡穿男人的服裝，頭上却梳着長長的兩條小姑娘的辮子。這種容貌，舉止，和裝束間的不調和，令人不能一見就辨別出她的性別，年齡，和身份。契訶夫也很喜歡和她在一起談些談話，有一次，他對她說自

己本是一個平庸其人，家裏已經有了太太和側室，將來他回國當了總督的時候，一定把她湮了去。她常常騎在他身上和他開玩笑。這個瘦小的英國女人，後來，在「櫻桃園」裏，就變成了高大的德國人，從小喪失父母，到處漂泊。滿腹懷着無處去說的悲哀！因而只有講些胡話，變變戲法，好混混時日，壓住痛苦。艾匹訶道夫也是許多真實人物的混型，其主幹是別墅裏的一個管家書記，契訶夫時常跟他閒談，勸他多讀點書，多得點教養，好成一個像樣的人。那位書記於是買了一條紅領帶戴上，還準備去讀法文，學生特羅費莫夫也是契訶夫的鄰居之一。

契訶夫和莫斯科藝術劇院的關係，越來越親近了，而他後來的劇本，幾乎全是為藝術劇院而寫的，所以，在劇中人物的外形，年齡，和性格的構成上，或多或少地滲進了一點演員們的素質。契訶夫在構思人物時，也許沒有考慮到演員，但在寫劇本的時候，腳色的分配，至少下意識地影響了一點他的寫法。比如，老僕費爾斯，便是脫胎於阿爾茲的舉止；加憂夫滲進了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氣質；郎涅夫斯基太太，最初他認為沒有戲的演員，後來就定型在克羅波爾的身上，夏綠蒂之變為高大的德國人，是因為女演員

薛禮拉招娃具有這樣的外形；而艾匹阿道夫的莫名其妙，也是因為莫斯克文在試排時胡亂採用了些即興的演法而確定了的。莫斯克文從來沒有演過這樣的腳色，最後也把握不定這個性格，於是把他在外省演通俗笑劇時所用的方法，和嚴肅的表演，混在一起；他自己和大家都以為這一定會招惱了契訶夫，但，契訶夫很高興他說：『這樣正是我所要寫的人物。』『櫻桃園』的稿子，經過幾度小小的刪改之後，艾匹阿道夫便完全成了莫斯克文所演的樣子。

在『櫻桃園』沒有動手之前，契訶夫寫給他太太的信上說：『我寫了一本通俗戲』(Vandeville)，『雖然後來他在定稿封面上，寫的是『四幕正劇』(drama)；可是他開口聲聲稱它是通俗劇。這本『通俗劇』，一直到已經開排，還沒有想出題名。有一天，契訶夫大笑着向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說，『我已經給它想到一個名字了，叫『櫻桃園』(Vishnev sad)。』聽着，不是『櫻桃園』(Vishnev sad)；而是『櫻桃園』(Vishnev sad)。他說完又大笑起來，表示得意，好像是發現了一樣珍貴的東

面似的。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別人，最初不能了解他這個勝利的笑聲，和劇名所表現的意義；而契訶夫又一向不喜歡多作解釋，這是我們所深知道的。後來，他這個劇本的名字，終於被了解了。原來根據俄國的文法，凡是「也」的變音（「也」音變為「牛」音）都表現陳壞破舊不能再用的意思。契訶夫所介紹的櫻桃園，不是可以再能生利的園子，因為它所出產的櫻桃，已經沒有人再買了；這座園子，雖然還在盛开着雪白的櫻桃花，雖然和以前的樣子一點也沒有變，外表上景色依然是美麗的，然而，它已經是廢物了，它的存在，不但是多餘的，而且成了郎涅夫斯基太太破產的主因。舊的，陳腐的，過去時代的，即或表面上還保持着往日的輝煌，而事實上已經非滅亡不可了，已經沒落得非崩潰不可了。假如我們只留戀着以往，迷醉於它的外表的繁榮，而不面對社會轉形的必然性，決然地砍倒舊的，建立起新的，那就不但舊的本身消滅，就是這一羣腐舊迷戀者，也必然隨着消滅。這就是「櫻桃園」的主題。

第十九世紀的俄國，是一個動盪的時代。這個震動，在表面上最初並不十分明顯，因為沙皇的鐵掌，在遮壓着全國的耳目。然而，在沙皇的王冠鎗壓的底下，有千萬人民轉

巨浪才早已把沙塵的城堡的地下，沖成廢墟，上邊的城堡，勢必有一天會完成崩潰下來。這種現象，只有往前邁進的人們，才能看得清楚，所以，學生特羅費莫夫對阿妮雅說：『雖然世界是動的，雖然不是靜的，雖然不是動的，但是這一切都會變化的。』

阿妮雅想：『想看看，阿妮雅，你的祖父，你的曾祖父，和所有你的祖先，都是農奴所有者，都是活靈魂的所有者。難道你不覺得那些可憐的人類靈魂，從這座園子裏的每一棵樹的背後，每一片葉子底下，和每一枝樹枝的外邊，都在伸出頭來向你求救嗎？』

『對，多麼可怕啊。』

因為這些從四面奔來的人類，用憤怒而欲復仇的眼睛，釘着這座即將崩潰的堡壘，用吼聲撞毀了這堡壘。然而，還有一美部份的官紳份子，由於惰性，寧願自我陶醉在社會的幸福中，如郎涅夫斯基太太之週想豪華時代；寧願傷感於往日榮輝之不再中，如加耶夫之對舊碗櫥的落淚。他們不但不去決定自己的命運，而且對這種悲談或提醒，都加以輕視和斥責。當羅巴金主張砍去櫻桃樹而另建別墅的時候，郎涅夫斯基太太更是不氣。

加耶夫更進兩斤，說他是胡說。可是等到一天，櫻桃園不再屬於自己了，親耳聽見人家用斧子丁丁地伐倒那些美麗而陳腐的夢一般的廢物，除了悲泣着逃亡，還有什麼辦法呢？

契訶夫不但是一個給病人診病的醫生，而且是給社會診斷病源的醫生，他斷定這個社會的病源，並且指明了診治的方法，他藉着羅巴金的嘴說，要想挽救崩潰與滅亡，必須先把地皮先整頓整頓，把地面上先清除乾淨了；你必得把所有舊的房子都拆倒——比如這一座房子吧，反正已經沒有什麼用處了；你還得先把櫻桃園砍掉。……」然而，像那渾夫斯基太太和加耶夫那樣的人，是不會明白的，他倆已經掉在滅亡的圈子裏了，他們雖然時時夢想着一個新時代，然而沒有勇氣去摧毀現狀，就速摧毀一座廢物的櫻桃園，重新建起一座生利的新櫻桃園，好求到「像黃昏的太陽沉落在靈魂裏」的勇氣都沒有。所以，羅巴金諷刺地笑着說：「雖然他沒去會合一黨，却留了全國的會黨，……」

這全是你們在迷霧中去建立想像的結果啊！」金寶言對羅巴金說，「將來會與你們業實作者不但指明舊時代崩潰的必然性，而且更預言世紀末轉變期間，會有哪一個階層進而取代了舊的統治勢力。這個新與階層，便是羅巴金所代表的住別墅的大們。羅巴金

是一個廢棄之子，憑着自己的努力，發了大財，接管了地主的產業。他是一個新興的產業資本的力量，佔據了封建主人的王座。這是商業資本主義的開始。這個資本主義階級的勢力，從此要擴大它的領域，擴大它的勢力。羅巴金預言住別墅的人，將來會興旺而加多起來，這就是說，俄國資本主義的勢力，會有一天，統治了全國的各階層。在這個幼稚的發展的開端，外國的工業資本主義，已經雄健，而且已經侵入了俄國。那些建築鐵道的，那些發現白膠泥的英國人，便是這種力量的象徵。寄生於崩潰中的封建社會的智識份子，和舊有的地主，到了這個時候，要想苟且生活，就只有在把全部產業押給那些資本家，再度寄生於這些經典的統治階級。所以，皮什契克的幸運，並不是偶然的構思。

契訶夫的「櫻桃園」，寫得這樣精鍊，結果成了「社會的象徵詩」。不再生利的櫻桃園，代表着舊而即將崩潰的封建制度，寄生在這個制度裏邊的人物，各代表着一個階層，一種力量，而都活生生地反映出那個時代裏那些階層的動態。郎涅夫斯基太太是一個徒有熱情而無理想，苦苦抓住正在崩潰的封建制度的人物；她的弟弟，則代表一般智

繼階級代表的懶惰，喜好安逸，只尚空談，只作夢想。羅馬金是由農業社會舊史繼起的商業資本主義；皮十契克，是封建的殘餘，藉着寄生於突然侵入的資本勢力而殘喘些許時日；其餘的人們，如夏洛蒂，杜尼亞莎，也都是舊社會的寄生物，既已剝奪社會註定了悲慘的命運，又不知道自己的命運是在被玩弄着。只有特羅費莫夫和阿諾雅，是較新的一代，天真，懷着不久將臨的光明之幻想，只有他們才懂得歌誦春天，歌誦太陽之歌誦鳥鳴；最後，費爾斯象徵着世紀末的悲哀，是封建制度的太息，低頭，降服，和疏亡。新的勢力在興起，新的勢力，在費爾斯臨終的時候，正用斧子無情地在砍倒那些無用的櫻桃樹。

契訶夫的意識是積極的，態度是愉快的。無論環境是多麼惡劣，無論身體感到多少痛苦，他的精神，總是那樣怡然。他最喜歡開玩笑，最喜歡諷刺；凡是有契訶夫在座的時候，大家永遠不會感到寂寞。雖然他不像高爾基那樣用憤怒的語言，武器一般的字彙來打擊陳舊的與醜惡的，可是他這種自信的樂觀精神，充份地從「櫻桃園」裏表現出來。在「三姊妹」裏，他已經作過一段預言，他說：

來。環顧着我們大家正急得來了這一個廣大的集團，正起着一陣強暴的暴風雨的時候，已

經到了，它來得很近，不久就要把我們社會中的懶惰，漠不關心，憎惡工作，和腐敗的

厭倦心，都要掃蕩出去。現在只有我一個入非工作不可，可是一十五年或二十年以後

，每一個人就都非得工作不可了。每個人都必須工作。這是一項不容推諉的任務。

同樣的態度，同樣的主張，在「櫻桃樹」裏表現得更積極了。無論長到什麼程度

我們要想在目前的現實裏能以生活下去，就必須首先抵消了以往，先把以往的夢

想清償完結；而要抵消以往，就只有經受苦痛，經受堅忍不拔而無間斷的勞動。

人類是不斷向前邁進的，人類就在邁進的過程中，逐步完成他的力量。目前無論

我們有什麼遠不到理想，總有一天會靠近的，會清清楚楚看得見的；可是我們必須工

作，必須用盡一切力量來幫忙其他尋求真理的人。目前，全俄國只有少數幾個人在工作

着，我們認識的受過教育的絕大多數，都是什麼也不尋求，什麼也不做；他們對農

民們像對畜牲一樣的虐待；他們裝得很嚴肅，個個擺出一副尊嚴的面孔；他們只討論

重要的題目，高談奢理；可是，大多數的人民，都還像野蠻人似地活着；這些人食

睡在污穢當中和雜居的水氣裏；到處都是臭氣，臭氣，潮濕，『就德上的墮落。……』
就證明我們的一切空談，只等於教自己如煙灰消遣消遣而已。」

「我們生活的整個意義和唯一目的，只是要這兒一切渺小，一切虛偽，一切足以
防礙一個人的自由與幸福的東西。前進，少信要不斷地往前進，向着面前遠遠遠遠
燃燒着明亮亮的星星邁進！前進，不要遲疑，同志們！」

契訶夫的戲劇題材，從來是現實的，而主題的積極性，更沒有一絲「櫻桃園」更
強烈。我們在前邊已經提到，他在寫這一本戲的時候，正苦於貧官，一個人，在冬季
，孤零零地，住在邊遠的乾草棚裏，病的勢力對身體的疲弱與內裏扎着，要用他最後
的力量和後一口氣息，給我們再多留下一筆遺產，要用極大愉快的靈魂與熱切的希望
，「像黃昏的太陽」一樣，在奄奄將息的生命中，發出最後的光輝；發出最有力量的呼
聲，召喚未來的光明，主張及早伐倒無用的櫻桃樹，清除腐爛的土地，重新建起新世紀
的建築，提倡每一個人都勞作，呼籲幫忙其他尋求真理正義的人。許多人認爲契訶夫缺
少積極性；但，如果我們想到他如何在壽命之臨終，生活之寂寞，和淒風苦雨的包圍中

，還在寫着『我不見幸福來近了！』就可以知道，在一個垂死的病人，這就太夠積極瞭了。假如契訶夫有高爾基的健康，有托爾斯泰的高年，而還能活到第一次五年計劃以後，我們有理由相信，他會是戰鬥的，會是英勇得像今天一個反法西斯蒂的兵士的。

我們須懂得怎樣去了解契訶夫的劇本，或者把範圍縮得更狹一點說，知道怎樣讀『櫻桃園』，才能發現這是一首詩作，才能發現這一羣活生生的人物，在談着自己的問題，在生活着，恰如現實一樣。契訶夫戲劇的演出，在蘇聯能立刻被觀眾了解，必須等到次の冬季，再度上演的時候，才能充份地受得欣賞。讀契訶夫是一樣，必須拋棄我們傳統的戲劇觀；放下在劇本裏尋求『戲劇』的念頭，才能感覺到這些的人物與故事，不是『戲劇』，而是一『人間的戲劇』；必須拋棄唯心的偏見，懂得客觀存在着的事與物，在人類思想，心靈，情感，功舉動上，發生些多麼大的刺激與喚起力，才能了解契訶夫劇本裏每一種聲音，無論是小小的唧噥，或是廣笛的微吟，無論是春熙的陽光，或是散佈着悲哀的吉他琴，都在充份地發揮着人類肉心的形態。這些外在的事物，便

是情調。要了解契訶夫，首先必須懂得玩味他的這些情調，全劇，每一幕，每一場，都有它們最深刻，最真實，而又最強而有力的情調存在着。人物在整個情調下緩緩地動着，談着，每一個人都因為內心的情調與外在的空氣的湧漾而表現出不同而又特徵的姿態。他們沒有絲毫的矯造，沒有一個像是「戲」中的人物；他們都是我們所常見到的活人。

爲了把握契訶夫的情調，再去把握他的語言。契訶夫，像普希金與屠格涅夫一樣，所用的雖不是口語，然而，他的語言也並不是全粉所裝飾成的軀殼。這雖然是文藝的對話，而對話已經簡鍊成了珠璣。簡鍊並不是簡陋，更不是潦草。契訶夫以至高的文藝口味，把最深刻最有力最特徵的字句洗鍊出來，往往只用一句話，甚至半句話，或者一兩個字，把人物內心那些用千言萬語所無法講清楚的感覺，完全給透露出來。比如，在「伊凡諾夫」裏有一段論到太太的問題，最初，他也像別的作家一樣，使人物在這個問題上發洩了一大篇牢騷；然而，他覺得這個感想是任何人都能了解得到的，於是把那一長段對話，縮成了一句：「太太，不過是太太而已！」像這一類的寫法，在契訶夫所有的劇本裏，都佔着最重要的位置。我們如果忽略了它們，只要輕輕放過去一個字，就會影響

會狂喊狂叫，或者變態地亂動的；你們在大街上或者住宅中，於是只能看見沈默默的人們，毫無聲息地在活着動着，他們到了太痛苦的時候，反爾只吹一聲口哨。」

外在的事與物，也能暗示出人的情緒。自然裏的現象，是綜合的，是交織的，人與萬物交織在一起，才是生之節奏。有時人物連口哨都不吹，只呆呆地在那裏聽鳥鳴子規的哀啼，聽牧童的蘆笛悲歌，或者在每一個人的心都沉重得像巨石一樣的時候，自然會特別注意到某些交應的整響，如：一聲絃索繃斷似的聲音，自天而降，消逝之後，在默默的人們中間，罩上一層悲哀的迷霧。我們如果把契訶夫戲劇裏的舞台說明刪掉一兩個字，他的人物便會死去幾個。

有些人物，只說了一半句話，便不肯再說下去；有些人物，絮絮叨叨地發表着大段的議論，可又沒有一句碰着邊際的，都是空洞的，逃避現實的，夢寐的；有些人索性不去談到實際問題，而只講狗吃什麼，白，怎樣打，從前的天氣是怎麼樣。這些人物，或者是受過沉重打擊的，或者是愚蠢的，或者是玩世的，但都是這個世紀的憂鬱所鑄成的不同而一致的現象。每個人的神經都有些變態，只是，恰如契訶夫所提示的，變態的人

，絕不會在大街上或住宅內在叫狂跳，他們把變態的心理，發洩在容易發怒上，發洩在容易哭泣上，發洩在相互間的半開玩笑半吵嘴上，發洩在小題大做上。……我們假如實地觀察一下自己的生活羣，就能發現同樣的現象。爲什麼我們每日看見這麼多爲一點小事就吵紅臉的人們，爲什麼有這麼多動輒落淚的人們，爲什麼有這麼多對秋毫之末都斤斤較量的人們？這都是半歇斯迭里亞的表現，這都是整個生活用痛苦不斷地把人類往下壓榨的結果。——但，沒有一個人自己覺得出是爲什麼；而且習慣久了，便覺得這是普通而不足奇的現象了。惟有契訶夫第一個把這個重大的現象，指給我們，我們才在他的劇本中，發現那些我們最容易忽略的地方，發現這個深刻觀察，正恰中了生活的實際狀態的主要律動。

在巨大痛苦之手掌抓持之下，人類掙扎着，呻吟着。人類在長期地忍受痛苦之後，外面雖已麻木，而內心的千傷百痛，却永遠凝結成爲一團，緊緊扣在心裏，永不會消除。因此，我們處在困難的世紀中的人們，生活永遠是向內的。於是他們在行動上語言上所表現的，無不以自我爲中心，進一步便成了自我；對一切身外的事物與人羣，都

不關心。對一切與自己無關的，都沒有責任心；無論有什麼事情發生，或者什麼問題提出，人們必然第一個先想到自己。即或大家在一起開談的時候，有哪個一個不用自己作例子呢？有哪個一個不是藉着共同的題目來發洩自己的積鬱呢？所以，現實的人生中的談話，常常是所答非所問的。「櫻桃園」比起契阿夫其他劇本更特徵的一點，就是這種言不對題的對話，初一讀來，令人覺得摸不着頭腦。但，你先去想一想生活裡的例子，比如一個學生受了先生的斥責而獨自哭泣的時候，圍來勸解的同學，有幾個是完全出自同情而關口的呢？他們必然是你一句我一句地各人談各人所受那位先生的冤屈，就沒有對句話是互相相應的。現實生活中的談話，其發展絕不似舞台性的戲劇那樣「邏輯的」。反過來說，凡是依邏輯的形式而決定的對話，就都不是現實主義的戲劇。「櫻桃園」人物的創造上，最大的一個貢獻，就是把活生生的人類的心靈聲音，介紹出來。所以，在大家正發難情的時候，孤苦零丁的夏洛蒂突然說一句「我的小狗吃胡桃」，在大家正談到嚴重問題的時候，加耶夫喃喃着「打乒乓球進中兜」，他的人物，都是認為世界有了自我才存在的。某甲所問的是甲的自己，而某乙所答的又是乙的自己；而所談的，又都不

